

女

房

東

司法行政部調查科

分類號

679.553

著者號

7770

登錄號

33544



陀思退夫斯集選

女房東

叔夜譯



印行

1948

7556-20

37

第

一

部

國家圖書館



004636919



+

珂丁諾夫最後決定搬家了。他的女房東，那貧窮而且年老的小公務員的寡婦，爲了某些事情要在他的房子期滿那個月一號以前離開彼得堡，到另一個僻遠的省份去投靠她的親戚。等待着房子的滿期，這個青年對於他的故居很是惋惜，而且因爲不得不離開它而感到煩惱；他貧窮，而別的房子又是這樣的昂貴。女房東去的第二天，他拿着帽子在彼得堡城後面的街道徘徊，看遍所有貼在人家門板上的召租條子，選擇那最幽暗最多人居住的板屋，在那些窮苦房客の住室中，往往可以找得一角棲身的地方。

他尋覓了很久，很小心地，但不久他發生了一種新的莫明其妙的感覺。最初，他對自己周圍環境的事情毫不關心，毫不在意，沒有多久，他却留心起來，後來，他便以很大的好奇心來觀察他的週遭。街上熙攘的人羣，騷動，吵鬧，響



動，和事物的新奇等等。所有那些卑微的每日的城市生活瑣事。對於一個以終生辛勞的血汗和種種方法來爲沒有代價的努力去求得一個清靜舒適的小家庭的彼得，這些普通的無聊和憂悶在珂丁諾夫^{個情}的內心激動着，相反的，另一面的鼓舞是一種仁厚的溫柔平靜的感覺。他蒼白的雙鬚²⁹開始被淡弱的腓紅渲染了，他的眼睛開始閃着新的希望，他更熱切地呼吸周圍冰冷的新鮮空氣，因而感到了不平常的喜悅。

他常常過着安靜的異常枯寂的生活。三年前，在取得學位之後，他去探訪一個間接認識的老人，在穿制服的僕人肯替他通報以前，他還得在外面等候很久的時間。於是他踱進一間黑暗的高聳冷靜的房子，那房子很陰沉，是古老家庭的失了時髦式樣的房子。他看見裏面有一個白髮老人，掛着高貴的勳章；這老人曾經是他父親的同事，也是他的監護人。他拿給他一小捲鈔票，那是很小的數目；是他的祖宗的遺產經過拍賣而且償清全家的債務後所剩下的全部。珂丁諾夫冷漠地接受了這份遺產，走出街心，永遠離開了他的監護人。那是一個寒冷昏暗的秋天

的黃昏；他像在夢中似的，他的心被莫明其妙的悲傷撕碎了。一股熱烈的火在他的眼裏燃燒，他感到灼熱，可是一會又感到寒冷。在路上，他估計自己的存款可以生活兩三年或者甚至可以維持四年半的糧食。天空變得漆黑而且落着小雨，他已經轉過了一個拐角，橫過大路而在小巷裏走了一小時，在那裏他像隱居寺院中的人，似乎已經隔絕了塵世。在整整這兩年中，他已變成一個完全的遁世者。

他漸漸變得胆怯，不善交際，而他自己還不知道這個事實；同時，他從沒有想到另外還有一種正在誘惑他的充滿了吵鬧和騷動，充滿了繼續不斷的興奮和繼續不斷的變化，而且遲早不能避免的生活。事實上他不能避免聽聞這些塵俗的事，可是他從來不了解或者想法子了解它們。從童年時代起，他的生活便是奇僻的，現在更加奇僻了。他被一種很深的貪婪的慾望所佔有，這種慾望往往會吞食了珂丁諾夫這一類人的整個生命，而不容許他再有每日的實際活動。這種慾望就是科學。同時，它以慢性的使人狂醉的毒液消耗了他的青春，損害他的睡眠，劫奪他有益的食品和那些從不散布入他的悶氣的角落的新鮮空氣。然而，被這個熱

望狂醉着，珂丁諾夫拒絕去注意這些事情。他是年青的，人生的道路還有這麼長遠，他不再希求什麼東西。他的欲望使他成爲一個永遠年輕地生活的孩子，當他需要在這裏面造成自己的地位時，絕不容許其他的人站在旁邊。有些聰明人的智識是他們手頭的資本；而在珂丁諾夫，却是一副對準他的利器。

他被本能的衝動喚醒，而並非是由於合理的，顯明決定的，却爲了研究和了解動機，從此，什麼事情他都同樣肯做，甚至那最瑣碎的。他被人家當作小孩和怪物，跟他的同學不同。他從來不理解自己的雙親；爲了他的孤獨和不友善的癖性，激起同學們的憤怒；他往往得忍受他們粗惡殘酷的特遇，這麼一來，他更變得加倍的不善交際和孤僻，漸漸更養成遁世的習慣。可是一直到現在，在他單獨的研究中從沒有過什麼標準或方針，現在，他不過具有藝術家的初步的喜悅和狂熱而已。他正在爲自己創造一個體系，那體系很多年來已經在他的內心演進着；而一種朦朧的但是罕有的真實意識的想像，已具體表現在新的清晰的形式裏，正在他的靈魂裏慢慢出現。這種形式渴求表現，激沖着他的靈魂；他依然胆怯於



悟解它的根源，它的真理，它的獨立性；富有創造力的智慧已經顯示出來了。它正在集中力量和形成。可是具體實現和真正創造的時期離現在還很遠，也許十分遠，也許根本不能實現！

現在，他在街上慢慢地徘徊，像一個忽然從孤寂空曠的荒野入到喧囂熱鬧城市的隱士。一切東西在他看來都是新鮮的，奇異的。他對於整個圍繞着他而波動和接噪的世界是那樣的生疏，所以，他並不驚訝自己當時發生的奇怪感覺。他似乎沒有感覺出自己對於塵世的隔絕；相反地，他的心中正跳躍着一種愉快的感情，一種狂醉；像一個餓了很久的人，看見酒肉擺到自己面前時一樣的喜悅；雖然，像搬家這樣平常的事情也會激起任何一個彼得堡的居民——甚至珂丁諾夫——的情形會令人詫異，可是事實上，要他先有實際的目的然後才出來是很少有的事情。

他快樂地在街上來來去去閑蕩。他像流氓似的注視一切的東西。

可是，甚至現在，他仍如以往一樣作事沒有聯繫，在研究那幅很清晰地擺在

他跟前的圖畫的意義，好像在研究着書中的文句。每件東西都使他感動；他不錯

過一些些印象，他用深思的眼睛注視着每個行人的面孔，觀察他周圍一切東西的特徵，愉悅地聽着人家的談話，好像要證實一切事情在寂夜的靜默中形成的結果。一些瑣碎的事情，常常觸動他，激起他的意識，於是，他第一次感到煩惱，悔恨不應該將活潑的自己埋葬在小房子裏。這裏，一切東西都在迅速地變動，他的脈搏於是膨脹而且急速地跳動了，他的早已被寂寞抑壓和那僅僅被緊張和強烈的活動所鼓舞和喚起的心，現在也在疾速地工作，鎮定而且勇敢。而且，他有一個無意識的渴望，想將自己擠入這個對他是奇妙的，後來由於藝術家的本能而理解

——也許正確地預知的生活裏。他的心開始帶着愛戀和同情的渴望而自然地悸動。

他更專注地觀察那些經過他身旁的人羣；可是，他們都是陌生者。忘神地，珂丁諾夫這種不注意的喜悅漸漸過去了；現實開始重壓着他，在他內心激起無意識的恐懼。他開始厭倦新觀念新印象的充塞，像一個病人第一次快樂地從病床上起來，而被騷動在他周圍的人羣的動作，吵鬧，雜亂，和生活的旋轉等等弄得暈眩

而精疲力竭。他感到沮喪和不幸，他對於自己的整個生活，工作，甚至前途充滿了恐怖。一個新的觀念摧毀了他的安寧。他突然發生了一個意念：他整個生命已經孤獨了，沒有一個人愛他——而他也不受任何人的愛戴。他被一些在他剛出來散步時偶然交談過一兩句的行人無禮地奇異地望著。他看出他們把他當作瘋癲的或者最原始的奇僻的人，是的，他沒有猜錯。他記得常常每一個人都因為見到他而不安，甚至在他幼年時代，每個人都因為他的多夢的頑強的性格而躲避他，因此，人們的同情常常對他是困難的，苛刻的，而且被人忽略的，雖然存在他內心的並沒有什麼實現的意像，但他仍不被別人看重。甚至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而跟別的同齡的小孩子不同時，一個事實已經煩擾了他。現在他時常記得而且回想當時的情形，這許久，他已經被一切的人離棄和忽視了。

9

不知不覺地，他已到了離開市中心很遠的彼得堡盡頭的地方。在一間清靜的餐室用餐之後，他又出來閑蕩。他再經過很多街道和房屋，在那些房屋的後面伸展着灰色和黃白的牆垣；他穿過許多倒塌的茅屋走，而不願經過貴族的大廈。茅

屋中間夾雜着一些巨大的工廠，畸形的被煤煙薰黑了的紅色大建築物，有很長大的煙囪。這環境是荒涼孤寂的，至少，在珂丁諾夫看來，一切東西都是可怕的令人不快的。天色漸近黃昏了。他從一條狹長的小道走出來，轉入那邊立着一座教堂的廣場。

他不加思索地信步走進教堂裏。晚禱已經完結，教堂裏面幾乎是空的，祇有兩個老女人跪在近門口的地方。教堂執事，一個頭髮灰白的老人，正拿着臘燭走出來。落日的餘暉正從屋頂上的狹窄的窗子射下來，以它燦爛的光海充盈了祭壇，可是一會之後，光輝慢慢淡薄下來了，集結在圓屋頂的黑暗越加濃厚，那鍍金的聖像在原來的地方越是光明地閃耀，反射着燭燈搖曳的光輝。被強烈的憂悶和沮喪的感情所侵襲，珂丁諾夫斜倚在教堂內一處最黑暗的角落的牆上，隨着，他自己便沉入遺忘中。當兩個人的安穩沉重的脚步聲迴響着空洞的教堂時，他恢復了知覺。他抬起眼睛看到兩個正向前行走的人影，一種不可形述的好奇佔有了他。他們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少婦。那老人長得高高的似乎很強健的個子，可是面部

帶着病人的蒼白。從外表看來，他也許是從很遠的省份來的商人。他穿着一件黑色鑲邊的襯着皮裘的大衣，顯然是節日的服裝。他沒有扣上大衣的鈕扣，從敞開的地方，可以看見裏面穿着另外一種鑲邊的俄羅斯的服飾，扣子從上到下緊密地連着。他裸露的頸子圍着一條鮮紅色的大手帕，隨便繫一個大結，手中拿着一頂羊皮帽。他那稀薄的灰色長鬚垂到胸前，灼熱的眼睛從那蹙皺在一起的凸出的眉毛下閃射着一道驕傲的光輝。那婦人大約二十歲，有着絕倫的驚人的美貌。她穿着一件華麗的藍色襯皮的短外套，頭包白絲大手帕，在頰下繫着結子。她垂着眼睛走，一種憂鬱的尊貴滲透她的全身而生動痛苦地反映在她面部那種柔軟的孩子般甜蜜的輪廓上。在這對不相配的夫婦中間似乎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那老人寂然站在教堂的中間而且朝室內的四方鞠躬，雖然教堂內是空洞無人的；他的同伴也跟着這樣做。於是，他攏着她的手走到聖母像前。聖壇上照耀得很輝煌，幾枝臘燭的燦爛的光輝反射在壇後座位的金漆和寶石上。最後一個留在教堂裏的執事恭敬地向老人鞠躬，老人點着頭回答他。那婦人在聖像前露出個愉

快的樣子，老人從聖壇的架子上取下一張面紗蓋在她的頭上。一陣細小的啜泣聲迴響着空洞的教堂。

珂丁諾夫被這種嚴肅的情景感動了，他急躁地等候事情的結局。兩分鐘之後，婦人抬起她的頭，明朗的燈光再次落到她迷人的面孔上。珂丁諾夫跳起身來，向前走了一步。她已經將手遞給了老人，而且兩人安靜地步出了教堂。淚珠正從她長長的睫毛之下的深藍色的眼睛湧出，滾到她蒼白的頰上，她嘴唇上露着一絲很輕的微笑；但她臉上留着一些孩子的恐怖和奇怪的戰慄的痕迹。她怯懦地緊偎着老人，使人看出她正因激情而在發抖。

被一種新奇的甜蜜的和固執的感覺所苦惱，和壓服，珂丁諾夫在教堂的走廊上很快地追上他們而且跟着他們走。老人用厭惡的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她也向他瞥了一眼，可是是無心的，平常的，似乎她的心已被什麼很遠的思想吸引住了。珂丁諾夫莫明其妙地跟隨着他們走。這時，天色已經十分黑暗；他跟着走了一小段路。老人和少婦轉入一條又長又寬的擺滿了許多小販的攤子，穀米雜貨店和小

旅店的污穢的街道，從這裏可以直達城門；然後，他們又從這條街轉入一條狹長的巷子，那裏，兩面圍着很長的籬笆，籬笆的盡頭是一間高大的漆着黑色牆垣的四層樓房；在那大房子的門邊可以通到另一條寬大的路。他們到達這間大房子了；老人突然轉過身來很不耐煩的看着珂丁諾夫。珂丁諾夫像被鎗射般木然地站着；他感到自己這種衝動無聊的行爲是多末的可笑呵！老人又一次地看着他，似乎他相信這種恫嚇的釘視已經發生了效力，於是，他們兩個走進了那樓房的窄門。珂丁諾夫只得轉回頭。

他非常沮喪和煩惱，懊悔自己無端地浪費了一天的時間，這種浪費所得的代價除了疲勞沒有什麼，更趣味的是自己結束了一件本來很平凡而却有意將它誇大的事情。

早晨雖然他也爲自己隱居的生活不安，可是他仍本能地遠離一切足以煩擾他在表面的藝術生活中壓迫他和激動他的事情。這時，他憂悶地懊恨自己所生活在裏面的陰蔽的角落；因而他被不安的環境和目前奮鬥所引起的苦悶和憂傷征服

了。最後，他精疲力竭，不可能再把這兩種思念連在一起了。夜深時他才走回家，而且驚駭他經過自己的寓所竟忘了進去。發呆地，他不斷搖頭，他空虛的心很煩躁，於是走上頂樓上他那小房間。他點燃了一支燭，一分鐘之後，那啜泣的婦人又生動地浮上他的想像來。這印象是那樣深切和熱烈，他的心非常渴望着那溫柔的帶着奇異的恐怖和感情而顫動地被浸在孩提的忍耐或狂喜的淚水中的人影重複現在他的面前，因此，他的眼睛似乎蓋過一層霧，一道火箭掠過了他的四肢。但這幻想沒有維持得多久。跟着熱烈和狂喜而來的是反感，於是他煩惱，憤怒；他沒有脫去衣服便倒在他的硬床上了。……

第二天早晨珂丁諾夫醒得很遲，心神很不寧靜，像陷入神經病的被壓迫的狀態。他很快地洗漱，勉強集中精神做完每天必要的功課，然後出了門，向着昨天他散步的相反方向走。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地方，是一個名叫司克皮士的貧窮德國人的住所裏面的一間小房，那德國人是跟他的女兒婷琴住在一塊的。接受了一點定錢後，司克皮士即刻撕下貼在大門上招租的紙條，對珂丁諾夫專心研究科學的

願望表示敬意，並且答應熱心地跟他共同工作。珂丁諾夫說也晚上更要搬進去。離開那小房後他便走回家，可是只走了一小段，他又變更主意轉向另一個方向走。他恢復了自信，而且矢笑自己的好奇。在不耐煩的行走中，這條路他似乎覺得特別長遠。後來他到了那間昨晚會去過的教堂。晚禱正在進行中。他選了一個能夠見到全體祈禱者的地位；可是他在尋覓着的那個人不在這裏。等了很久之後，他紅着面走出了教堂。一種難以擺脫的感覺緊壓着他，他頑強地企圖強迫自己改變思路。沉思一下每日應做的事情，他記起還沒有吃午飯，而現在已經很餓了，他又走進昨天在那裏用餐的酒店。他無意識地在街上閒蕩很久，經過許多熱鬧的和荒涼寂靜的街巷，最後他走到一個荒涼的地方，那裏是一大片正在變黃的田野，是城市的盡頭：當這似死的沉寂和冷漠觸動他時，他清醒了過來。那是一個十月裏彼得堡常有乾燥的冰凍的日子。沒有多遠的地方有一間茅屋，旁邊是兩個草堆：一匹肋骨突出的小馬站在那裏，沒有配上鞍子，垂着頭，伸着嘴唇，馬旁一輛雙輪小馬車，像在等待着什麼。一隻看門狗狺狺地吠，銜着一根骨頭走到破

輪子旁邊陪着。一個祇穿襯衣的三歲小孩，白頭髮蓬鬆地披着，正在驚奇地注意地睇視這個從城市來到的寂寞的生客。茅屋後面是一片田畝和一個小花園。地平線上有一片黑色的森林朝着藍天，在森林對面的天空上凝聚着許多濃雲，好像在追逐着前面一大羣正橫過長空噪叫地一個跟着一個飛行的鳥兒。一切都依然寂靜，儼然地憂鬱，充滿了悸動，隱藏着悲苦……珂丁諾夫越走越遠，但荒寂的憂抑仍然重重地壓着他。他向轉回城的路走，這時，遠處突然飄揚出一陣深沉的震響的鐘聲。教堂的鐘正爲晚禱而鳴響；他加快了脚步，一忽之後，便又步進了那座在他認爲非常親切的教堂。

那不相識的婦人已經在裏面了。她跪在門口，夾在人羣之中。珂丁諾夫撥開兩手，擠過許多正在教堂門前等候佈施的密密圍攏着的乞丐，襤褸的老婦人和病窮者。然後跪在這陌生婦人的身邊。他的衣服碰着了她的衣服，而且他聽到當她低聲念着熱誠的禱語時從她嘴唇滑出的不平均的呼吸，像上次一樣，她的身體正顫抖着一種無限虔誠的情緒，淚水再次流出來又在她燃燒着的雙頰上焙乾，似

在洗去一些可怕的罪過。他們跪着的那個地方已經十分黑暗，而祇是時不時從開着的小窗的圖案格上搖曳着一點朦朧的燭光，在她的臉上投下一道顫動的閃爍，每一個情景都很深地印進這青年人的記憶裏，使得他的眼睛眩暈，他的心被一種漠然的難忍的痛苦所撕碎。可是這種苦痛的本身却帶着一種特別的熱切的喜悅。最後他不能忍受了；他的心胸馬上戰慄而且疼痛，帶着甜蜜的不可有的熱望，突然迸出了細小的啜泣，他以發熱的頭向着教堂的過道上鞠躬。他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出什麼，祇感到那顫抖着甜蜜的苦楚的心的疼痛。

這種強烈的感動，銳感和抗拒的力量也許是由於寂寞而發展的，也許這種心靈的衝動是由於疲憊的窒息和悠長的如眠的夜晚上的失望的寂寞而演進的，在無意認的渴望和心靈的不可忍耐的騷動中間，最後仍然準備去打開或找尋出一條路，也許很簡單的，當那神聖的時刻突然到來時，那很顯明的好像當在一個陰沉抑悶的日子裏，天空突然變黑，刮起狂風下着傾盆大雨，電火燃燒着乾枯的大地，雨點像真珠似的掛在綠色的樹枝上，打着地面的小草，壓碎那嫩弱的花瓣，

以後，經過第一次陽光閃耀，一切東西都再生了，一切花草都勝利地朝天升起了它們甜蜜絢爛的清香，欣喜着自己的復活……

珂丁諾夫這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幾乎失去了知覺。

他完全沒有注意祈禱儀式是怎樣結束的。而祇祇在當他跟着那不相識的婦人穿過擁塞在門口的人羣時才恢復了一點知覺。有幾次，他碰着了她的明朗的驚異的眼光。每一分鐘都被那些擁擠的人羣阻止着，她會幾次地扭過頭來看他；他看到她的驚疑漸漸增大，而一忽兒，她的面孔陡然漲紅起來。就在那個時候，那老人從人叢中走出來挽着她的臂腕。珂丁諾夫又遇到了他的厭煩的諷刺的釘視，因此，一種奇怪的憤怒突然絞痛了他的心。最後他在黑暗中看不見他們了；於是，盡了很大的氣力，他推開人羣而走出了教堂，但新鮮的黃昏的空氣不能使他的精神恢復；他的呼吸感到受壓和窒息，他的心開始忽慢忽急的悸跳，似乎已經炸裂了他的胸膛。後來他發覺自己已經失去了那對陌生者——他們既不走在大街，也不在小巷裏。可是一個念頭已經侵入了珂丁諾夫，他的心正在擬製一個奇怪的果

斷的計劃，這計劃雖然是一種幻想，但却隨時可能成功。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他去到那所公寓，從旁邊的小路走進一個窄小的污穢的後院，那院子像一間房子前面的污水池，正在那裏工作着的守門人站了起來，下巴擱在鐵鏟的柄上，上下打量了珂丁諾夫一下，然後問他有什麼事。那守門人是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的小人，一個韃靼人，有着一付樣子很老的面孔，被無數皺紋遮蓋着。

「我在尋找一間寓所」，珂丁諾夫答，不耐煩地。

「哪一間？」守門人問，露着牙齒笑。望着珂丁諾夫似乎知道了他的一

切。

「我要租一間有傢具的房子」珂丁諾夫答。

「這個院裏沒有」守門人含糊地回答。

「這裏沒有？」

「這裏也沒有。」守門人再拿起了他的鏟子。

「也許他們會租給我一間的」，珂丁諾夫說着，給了守門的十個戈比。

這個韃靼人目光閃閃地看着珂丁諾夫，收下了十個戈比，於是又拿起了他的鏟子，沉默了一忽，加上一句：「不，沒有屋子出租」。可是珂丁諾夫沒有聽到它，他只顧沿着那條從池邊邊搭到那所住宅的一個門口的腐爛搖擺的木板走，一個黑暗的污穢的門口，看起來好像是浸在池裏似的。那房子最下的一層住着 個棺材商人。經過他熱鬧的工場，珂丁諾夫登上一座半破的搖滑的螺旋形的樓梯而走上了第二層樓，在黑暗中他發覺出一扇掛着破布的笨重的門，摸到門柄後他便將門打開。他沒有猜錯。在他前面立着的就是那個老人，注意地非常奇怪地看着他。

「你有什麼事嗎？」老人嚴峻地問，聲音很低。

「這裏有一間房子出租吧？」珂丁諾夫問，幾乎忘記了他所要說的話。他經過老人的肩膀看見了那個少婦。

老人靜靜地閉上了門，將珂丁諾夫關在門外。

「我們有一間房是要出租的」，那少婦的友情的聲音突然這樣說。

老人祇得打開了門。

「我要一角地方就夠了」，珂丁諾夫說，很快地走進了他們的房間，將自己介紹給那美麗的婦人。

但他像化石般驚愕地停住了。望着他未來的房東和女房東：在他前面展開着一個不能言說的驚異的情景。老人的臉色死樣的灰白，似乎他已失了知覺。他用一種沒精打采的堅牢的詢尋的凝視看着那婦人。她最初也臉色灰白；繼而她的面頰湧上了紅暈，她的眼奇異地閃着光。她領着珂丁諾夫走進另外一間小房。

這一層樓祇有一個大房而被兩塊隔板分爲二間小的。他們從外面的房子一直走進一條黑而且窄的過道，對着過道處有一道門，顯然是通入隔板那邊的臥室的。在右邊，過道的另一面，他們走進了那間出租的房；那房子很窄，而且低矮，緊挾在隔板和兩個矮窗的中間；被日常生活必須的事情而騷擾；那是一間可憐的狹窄的但相當清潔的小房。房裏的設備有一張普通的白桌子，兩張普通椅子，和一隻放在牆邊的衣櫥。一個大的舊式的神像裝着鍍金的環圈立在牆角的架

子上，前面點着一盞燈。還有一隻巨大笨重的俄國式的火爐，一半在房裏，一半擱在過道上。顯然的，這樣一盞樓不可能住三個人。

他們開始討論出租的條件，但談得並不連貫，彼此似乎不能了解。離她兩步遠的地方，珂丁諾夫可以聽到她的心跳動；他看見她正帶着激情又似乎是帶着恐懼的顫抖着。後來，他們大家都同意雙方的條件了。這青年人說他得馬上搬進來，同時閃看着他的房東。老人正站在門口，依然臉色灰白，但一個輕微的像夢般的微笑已悄悄掛上他的脣邊。遇到珂丁諾夫的目光時，他又皺着眉頭。

「你有護照嗎？」他突然用着很響的粗厲的聲音問。爲他關着通到過道的門。

「有的。」珂丁諾夫答，驀地回過頭來。

「尊姓名？」

「華西里·珂丁諾夫，貴族，不在機關服務，從事私人的工作」，他答。壓低了老人的聲音。

「那末我」，老人回答。「我是依利亞·繆命，工匠。夠了嗎：請便……」

一小時之後，珂丁諾夫已經搬到他的新居去了，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同時，那伴着孝順的女兒婷琴的德國人也在奇怪地猜疑他們的新房客欺騙了他。

珂丁諾夫不明白自己已經做了什麼事，他不需耍明白它……



他的心跳動得那末劇烈使得他有點暈眩了，他眼前的一切東西都變成了綠色；他很不自然地忙於將自己很少的物品來佈置他的新房子：他解開那隻裝着許多什物的囊袋，打開裝書的箱子，將書擺在桌上；可是不久，他便拋了這些工作，每分鐘，那婦人的姿影都呈現在他的面前，和她會晤的事實是這樣的煩擾和損傷他整個的存在，她已經以難以抵抗的強烈的喜悅充滿着他的心——這種愉快似乎馬上氾濫了他飢餓的生活，而使得他的思想和靈魂暈迷在痛苦，憂傷，和困惑裏。

他拿着護照去找房東，企圖能夠見到她。可是繆命祇打開一條門縫；他接了他的護照說：「好；平安地住着吧，」於是便將門關上了。一個不愉悅的感覺襲擊了珂丁諾夫。他不知道爲什麼。當他見到那老人時總覺得非常的厭煩。有些東

西在他看來是很討厭而且輕蔑的。可是不快的印象很快便過去了。比起他以前的凝滯生活來，珂丁諾夫這三天已在過着旋動生活了；可是他不能回想，他真害怕去想。他整個的生命已臨到紛擾的混亂狀態；他模糊地感到似乎自己的生命已經被撕裂成兩半：一個渴望和一個期待佔了有他，再沒有第二個念頭糾纏他了。

在迷惘和困惑中，他走回了自己的房。在已經烹飪完食品的爐子旁邊，一個駝背的老婦人正在忙碌地收拾東西，她穿的衣服非常骯髒和破碎，樣子很可憐。她似乎脾氣很壞，常常自己喃喃抱怨，囁嚅她的嘴唇。她是他的房東的女僕。珂丁諾夫想問她一些話，可是總不作聲。顯然是由於性情壞。後來午餐的時候到了。那老婦人端出了青菜湯，點心，和牛肉，放到她的主人和女主人的面前。也取了同樣的一份給珂丁諾夫。午餐之後，這層樓便像死一樣的沉靜。

珂丁諾夫拿起了一本書花了很久的時候來翻着許多書頁，希望接着以前所讀的讀下去。失去了忍耐性，他拋下了書，又開始整理他的房間；最後他戴好了帽。穿上大衣出了門。拚命地走着，不留意是什麼路。他仍舊想儘可能遠地走

去，這樣，也許可以集中他的心情和散亂的思想來稍爲反省一下自己的地位。可是這種努力祇有使他陷於不幸和痛苦。他已被熱病侵襲了，不斷地發寒戰，有時他的心跳得那末劇烈，使他不得不依靠着牆。「不，還是死的好，」他想；「死了痛快些，」他用熱病的顫抖着的脣皮這樣低聲說。簡直沒有思索他在說什麼。他走着很久，最後，他感到衣服已經溼透進皮膚了，然後才第一次的發覺天正在下雨，他轉回了家。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他們的看門人，他猜想這個韃靼人已用奇異的眼光注視了他一會，當他知道自己已被珂丁諾夫看見時才走開的。

「早安」珂丁諾夫說，追趕着他。「你叫什麼名字？」

「人家都叫我做看門的」，他答，露着牙齒笑。

「你在這裏看了很久的門嗎？」

「是的。」

「我的房東是一個工匠吧？」

「是的，如果他這樣對你說。」

「他做些什麼？」

「他有病，向上帝祈禱，靠上帝而活。就是這些。」

「那個是他的妻子嗎？」

「妻子？」

「跟他同住的那個婦人。」

「是——的，如果他這樣對你說。再會，先生。」

韃靼人觸一觸他的帽子，走進他骯髒的小房去了。

珂丁諾夫也走回自己的房。那老女人正喃喃地自己咕嚕着，替他開門之後又將門門好，於是爬上那消耗她的生命的火爐。天色已快黑暗了。珂丁諾夫正要找尋一點火，當他發覺他的房東的房門已經鎖上的時候。他呼喚那老女人，她正用肘子支着下巴，從灶邊狠狠地看着他，似乎奇怪他在房東的門鎖上時需要什麼，她不說一句話，給他扔過一盒火柴。他走回自己的房，第一百次的又試着想以書本和其他的事情來忙碌自己。可是，漸漸的，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他坐在箱子

上，似乎感到瞌睡。有時他清醒過來，覺得並非瞌睡，而是患病的痛苦的昏迷。他聽到一陣敲門，聽到門開，猜想那是房東和女房東做完晚禱回來了。那時，他想起得到他們房去拿點東西。他站起來，似乎已經走出了房，可是站立不穩，跌倒在女僕擲在地板中央的柴枝上。他那時已完全失了知覺，很久很久之後，他睜開眼睛，奇怪地發現自己仍舊躺在先前那個木箱上，穿着衣服，一張女人的面孔帶着慈和的憂慮朝着他低下來，神仙一樣美麗，似乎她的眼裏還潤濕着溫柔的母性的淚水。他感到她在他的頭下墊了一隻枕頭，替他蓋上一點東西使他溫暖，柔軟的手放在他的額上。他想說一聲「謝謝」，他想捉住那手放到自己枯焦的嘴唇上，用他的眼淚來潤濕它。吻它，長久地吻它。他想說很多話，可是他不知說些什麼；那時他已快樂得不知所措了。他感到臂膀像鉛一樣沉重不能動彈；他的全身好像已經麻木，除了血液急速流過他的血管，心跳動得像要將他從床上抬起似的激烈外，他的四肢再沒有什麼感覺。有人給他遞來一杯水……後來他又陷入昏迷中。

第二天早晨他在八點鐘醒了過來。太陽正從綠色的發霉的窗子外面射進一線金光。一個安適的感覺鬆弛了病人的四肢。他很安靜，平息，無限愉快。他感到似乎剛才有人坐在他的枕邊。他掙扎着抬起身子，不安地眼睛到處尋找着那已經不在的人；他非常渴望去擁抱那個朋友，有生以來第一次地說着：「祝你快樂，我的愛。」

「你睡得多末久呵！」一個婦人用溫柔的聲音說。

珂丁諾夫四周望望，他的美麗的女房東的臉孔正帶着陽光一樣晴朗的友情的微笑從他身子的上面彎下來。

「你昏迷得真久」她說。「好了，起來吧。爲什麼你要束縛住自己？自由比麵包更甜，比陽光更加可愛。起來吧，我的小鴿，起床吧。」

珂丁諾夫捉住她的手，溫暖地攬着它。他感到自己似乎仍在做夢。

「等等；我要給你煮點茶。你想喝茶嗎？你應該喝一點的。我知道我自己也要害病了。」

「好的，給我一點飲料，」珂丁諾夫軟弱地說，掙扎着站了起來。他仍舊很軟倦。他的脊骨冒着一股寒戰，四肢疼痛得像被折斷了一般。可是他的心頭照耀着一線燦爛的光輝，陽光似乎用着神聖的安謐的愉悅溫暖着他。他感到自己已經在開始一種新嶄的熱烈的不可思議的生活。他的頭部在輕微地眩暈。

「你的名字是華西里？」她問。「是否我記錯，抑或我猜想昨天主人這樣的叫你？」

「對了，我就是這個名字。你的名呢？」珂丁諾夫說着，更接近了她，他幾乎站立不住了。他在搖搖欲倒。

她挽住他的臂膀，笑了。

「我的名字是卡特琳娜」，她說，用她的清朗的藍色大眼凝視着他的面孔。他們彼此握着手。

「你想對我說些什麼話吧，」最後她說。

「我不知道」，珂丁諾夫答，他眼前一切東西都是黑黝黝的。

痛

「看你又不好過了。我的鴿子，不要憂悶，不必焦急；坐在桌旁的陽光下；靜靜地坐，不要跟着我」，她說，看見這青年正伸手挽留她。「我馬上就轉來的；你要跟我在一起的時間多着呢。」一分鐘之後她端着茶進來了，將茶放在桌上後，她坐在他的對面。

「來，飲吧」，她說。「你的頭還痛嗎？」

「不，現在不痛了」，他答。「我不知道，也許還痛……我不要再什麼……夠了，夠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樣」，他說，停住了呼吸，後來又摸尋她的手。「在這裏留住吧，不要離開了我；再遞你的手給我……我的眼前非常黑暗；看見了你，似乎你就是太陽」，他又說着，似乎這些話句是從心坎裏流着淚說出的，而當他傾吐出來時，他狂喜得幾乎發暈。他的喉嚨被嗚咽窒息了。

「可憐的人！似乎你從來未曾跟慈善的人生活過。你是孤獨的困苦的。你有什么親戚嗎？」

「不，一個也沒有；我很孤零……不要緊，沒有關係！現在好了；

精神好起來了」，珂丁諾夫說，好像已經陷入了顛狂。他看見房子在圍圍旋轉，
「我也是，很多年沒有見到自己的親人了。你看着我好像……」她停下了，經過一分鐘的沉靜。

「哦……什麼？」

「你看着我好像我的眼睛在溫暖了你！你知道，當你愛上了誰……我第一次談話就很關心你。如果你還病，我會再看顧你。不，你還是不翼病的好。你起來時，我們一定像兄妹一樣地生活。願意嗎？你知道如果上帝不幫助你，你要找一個妹妹是很困難的。」

「你是誰？你從那裏來的？」珂丁諾夫用軟弱的聲音問。

「我不是本地人……你知道人們所說的十二個兄弟怎樣住在一個森林裏，而一個美麗的女子又怎樣迷失在那森林裏的事吧。她去到他們那裏，在屋裏爲他們整潔一切東西，將她的愛放到那些事情上。十二個兄弟回來了，知道那女子已經一整天替他們打掃收拾東西。他們呼喚她出來，都叫她作妹妹，還給她的自

由，於是她跟他們平等。你讀過這個神仙故事嗎？」

「我讀過」，珂丁諾夫低聲回答。

「生活是甜蜜的；你活在這個世界上也感到甜蜜嗎？」

「是的，是的，活了很久，活了許多年。」珂丁諾夫答。

「我不明白」，卡特琳娜幻夢似地說。「我也很願意死。生活是甜的嗎？去

愛，愛許多好人，是的……呀，你的臉色又變得像麵粉一樣白了。」

「是的，我的頭髮暈……」

「不要動，我去將我的被褥和另一隻枕頭拿來；我將床舖在這裏。睡吧，好好地夢着我；你的病很快就好的。我們的老女僕也病了。」

她着說，開始在舖床，不時微笑地看着珂丁諾夫。

「你的書真多呀！」她說，移開了一隻箱子。

她走近他，挽着他的右臂，引他走過床去，將他扶上床，替他蓋好被褥。

「人家說書本會折磨一個人的」，她說，深思地搖着頭。「你喜歡讀

嗎？」

「喜歡」，珂丁諾夫答，不知道自己是睡着的抑或醒着的，於是緊緊捏着卡特琳娜的手而確信自己在醒着。

「我的主人有很多書，你也許知道吧！他說那些都是宗教的書。他常常拿來唸給我聽的。過些時候我拿給你看；你可以告訴我他從那裏面唸了些什麼給我聽。」

「告訴我」，珂丁諾夫低聲說，眼睛定定的看着她。

「你高興祈禱嗎？」沉靜了片刻後她問他。「你知道，我害怕，我常常害怕……」

她沒有說完；她似乎在沉思。最後珂丁諾夫舉起他的手到她的嘴唇。

「你爲什麼吻我的手？」（這時她的兩頰泛着淡弱的腓紅）。「在這裏，吻吧」，她說，大笑着，兩手一同伸了給他；於是她又縮回一隻手放到他發燒的額上；然後又整理他的頭髮。她的頰越來越紅，後來她坐在地板上靠他的床邊，將

自己的頰部貼着他的頰部，她溫暖的濕潤的呼吸使得他的面部發癢……後來珂丁諾夫感到一顆熱淚像溶漿樣從她的眼睛流到他的額上。他覺得自己更加軟弱了，渾身軟到差不多運動一動手也不可能。這時有人在敲他的房門，跟有的是門門一陣作響。珂丁諾夫可以聽出那老人，他的房東從隔壁走進他的房來。於是他聽到卡特琳娜從地上爬起，並不匆促，也不聽從那老人，拿着她的書。他感覺她在臨走時在他的身上畫了十字，他閉上了眼睛。突然，一個長的熱烈的接吻燙着他發熱的嘴唇；像一把刀刺進了他的心。他迸出了一聲低弱的呼喊，於是又失了知覺。……

從此，他開始了新奇的生活。

當他的心神不寧的時候，一個念頭在縈繞着他，他覺得自己被宣判去生活在一個悠長的無盡頭的夢境裏，這夢境充滿着奇怪的無益的紛亂，掙扎和苦痛。在恐怖中他企圖去抵抗這種不幸的重壓着他的命運，在緊張的和絕望的內心矛盾之後，一些不可知的力量又觸動了他，他清楚地感到他又一次失掉了記憶力，他感

到一個不能通過的無底的深淵正在他的前面張開着，而他正帶着痛苦的絕望的哀哭將自己投擲到裏面去。有時他又感到難忍的幻滅的快樂，當生命的活力在整個身心內感覺地蘇醒，當過去的事實輝朗地照耀。當目前快樂的時辰帶着勝利和一個將來不可測知的夢而回響；當一個不能言表的希望帶着生命賦予的朝氣深入了靈魂；當一個人需要狂喜地尖叫；當他感到人類對於這許多觀念表現得太弱，整個生命線已在崩潰，而同時，當他懷着期望來祝賀他的生命的時候。有時他沉入昏睡裏，於是，這幾天來他遭遇的事情都是重複的，一羣破碎模糊的想像掠過他的心頭；可是他的幻想陷入了奇異的難以解說的狀態。這病人有時忘記了自己曾發生過什麼事，而且奇怪自己爲什麼不跟那年老的女房東住在舊的寓所裏。他常常慣在曙光微明時走到火爐去，那裏，一股柔弱搖曳的灼熱不時充溢了廚房黑暗的角落，女僕在快要熄滅的火爐上烤暖她那雙顫抖的骨的手，時常低聲地自言自語，有時望着他——她的奇怪的房客——她想，他因爲太沉迷入書本裏而變得瘋了。

在另一個時候，他會記起他已搬進了另外一間房子；但是經過怎樣，爲什麼要搬，他不知道，雖然他整個靈魂暈眩於連續不斷的難以抗拒的渴望裏……；可是爲了什麼目的，什麼東西引誘他傷害他，誰燃燒起這種窒息他消耗他的血液的火焰，他也不明白和記不起。他常常貪婪地把捉住一些陰影，他常常聽得黎明的沙沙足音走近他的床前，聽到一種像音樂一樣甜蜜的溫柔撫愛的低語。一個人的潮濕的不均勻的呼吸掠過他的臉，用愛情震抖了他的整個身心；滾燙的眼淚滴到他熱病的頰上，突然，一個長長的溫柔的接吻印在他的唇上。於是，他的生命疲倦地安置在冰冷的痛苦裏；一切生物，整個世界都似乎木然站着，似乎正在旁邊漸漸死去，一切東西都似乎隱藏在一個繼續了一千年的悠長的黑夜裏……

於是，那溫雅的纖弱的像流水樣平靜逝去的童年又帶着安祥的愉悅回到他眼前，伴着不可抑制的快樂，第一個甜蜜的生命的神奇，伴着那些在他所採摘的每一朵花下騷動的活潑的靈魂的集體，他們伴着他在薊蓀花叢中的小屋門前的茂盛的牧場上玩樂，他們從那廣闊透明的湖那邊向他笑，在湖邊，他會常常呆坐幾小

時之久，聽着浪花的激動聲，活潑地追逐着美麗的虹彩，在小屋子裏作夢，而他的母親伏在他的身上，畫着十字，吻他，在漫長的安靜的夜裏爲他唱着甜蜜的催眠歌。可是不久，一個人影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以孩子似的恐怖使他眩暈，第一次給他的生命帶使了緩慢的憂苦和眼淚的毒素。他朦朧地感到一個不認識的老人束縛住了他往後的幸福，顫抖地，他不能逃避他的監視。這可惡的老人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跟着他。他在每個叢林裏出現，奸詐地向他點頭，嘲笑他，戲弄他，學着洋囡囡的樣子，做鬼臉，竊笑，像一個討厭的邪惡的侏儒；他拉着每個野蠻的小學生坐在他的對面，或者跟那些小孩一同坐在學校的長檯上，從他的文法書上每段文字窺視，做鬼臉。當他瞌睡時，那老人坐在他的枕邊……他趕開這個活潑伶俐的人，他的金黃色的蜂雀的翼擦着他的外衣沙沙發響，永遠帶走了他可憐的母親，從此，每晚低低地給他講述許多冗長的有趣的神仙故事，不瞭解他幼稚天真的幻想，而只是以恐怖和非孩子的熱情刺激他煩擾他。那可惡的老人不注視他的啜泣和懇求，仍然繼續向他講說，直到他沉入了麻木，失了知覺。於是，

這孩子突然長大成人了。日子在他眼前不知不覺地溜過。他突然醒悟自己真正的地位了。他立刻明白自己是孤獨的，是一個世界上的異種人，孤獨在一個角落的。不僅他自己，他夾在許多奇異的可疑的人們中間，許多仇人的中間，他們常常在他房裏的角落聚在一塊私語，向着那蹲在火爐邊烤駁她多骨的手的老婦人點頭，指着他。他陷入煩惱和不安裏，他想知道這羣人是誰，他們爲什麼在這裏，爲什麼他自己也在房中，而猜想他已迷失入一個惡棍的巢窟裏，被一些頑強的無比的力拉着，並沒有發覺房客是誰和他的房東是誰。他開始被這種疑惑磨難——忽然，在夜的寂靜裏，又聽到了一個漫長的低聲而說的故事，幾個在火前憂傷地點着她們花白的頭的老女人正在輕輕地說給他聽，聲音細小得幾乎祇有她們自己才聽見。可是——他又被恐怖征服了——這故事在他的眼前出現了。從他模糊的童年的幻想裏，他看見一切東西逐漸長大：所有他的想像和幻夢，他的生活經驗，從書本得來的智識，和他已忘了很久的事物等等都復活了，聚集在一起，化成巨大的東西，在他的眼前和周圍顯現，移動；他看見前面鋪展着一座寬大的美麗的

花園，一座已經建築好的大城市在他眼前毀滅，整個教堂的墓地正走出着許多復活的死人；全個種族和人民已經化生而在他面前走過；後來他的每個念頭，每個空虛的幻想在他病床的周圍具體現形；最後他不再想那些抽象的念頭，而去想想整個世界，整个人類，他發覺自己被這無窮盡的諷刺折磨他壓迫他和追趕他；他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永遠消在塵土和灰燼裏，甚至沒有復活的希望；他想逃走，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角落可以穩藏他。最後，他絕望了，他用盡全身的氣力大聲呼喊，他醒了。

他醒來時 渾身浸在冰冷使人發顫的汗裏。周圍是死一樣的沉寂，這是深夜的時候。可是他似乎仍然感覺這奇怪的神仙故事在什麼地方繼續地講着，一個粗啞的聲音確實在講着一個漫長的他很熟悉的的故事。他聽到那粗聲講着黑暗的森林，講及胆大的盜賊，講及一些勇敢的刺客，也許是講司電卡·雷辛自己，講及快樂的貪酒船夫，講及一些仙女，講及伏爾加聖母。這不是神仙故事嗎？他真的聽到嗎？整整一個鐘頭，他張大着眼一動不動地躺着，沉入苦惱的麻痺中。後來，

他小心地坐起，愉快地感到大病之後他的氣力已經恢復了。狂熱已經過去，而現在已在開始了。他察覺自己仍穿着跟卡特琳娜談話時的衣服，可見自早晨她離開他到現在並不很久。堅決的火焰燒過他的血管。不經意地，他的手觸到他床邊的隔板上的一顆大釘，他攥住釘子，全身重量都托在上面；於是，很順利地將自己舉近上面的罅隙，從隙縫中偷進來一線幾乎不容易發現的光。他將眼睛放到隙縫上，興奮得幾乎停止了呼吸，他開始向裏面窺視。

在房東的室內的一角上放着一張床；床前有一張鋪着布的桌子，上面堆積幾本樣式古舊的書本，從它們的裝訂看來好像是虔誠的祈禱書。屋角有一個跟他的房子同樣古舊的神像；一盞燈在兩面點燃着。床上睡着他的房東繆侖，也病着，帶着痛苦的样子，面色像紙一樣灰白，蓋着一張毛毯子。他的膝上放着一本打開的書。卡特琳娜躺在床旁邊的條凳上，他的手臂貼近老人的胸部，頭彎向他的肩膀上。她正用着孩子似的奇怪的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似乎期待地屏住氣息，帶着貪婪的好奇聽着繆侖正在向她說的話。老人的聲音時時提高了一些，一抹激動的

光影照在他蒼白的臉上；他顫抖，他的眼開始閃着光，而卡特琳娜也似乎帶着恐怖和期望而變了臉色。不久，一種類似微笑的表情掠過老人的臉部，於是，卡特琳娜柔和地笑了，有時，淚水充滿了她的眼眶；老人親熱地像撫摩孩子似地撫着她的頭，她用她那裸露的像雪一樣閃耀潔白的手臂比前更緊密地擁抱他，更親熱地臥近他的胸膛。

有時，珂丁諾夫仍舊以爲這些事情是他的夢境的一部；真的，他是這樣地相信着；可是血液都奔湧上他的頭來，脈搏在他的顫顫裏痛苦地跳動。他放鬆鐵釘離開了床飄浮不定的行走，像瘋人一樣地摸索着他的路。不明白那像火樣在他的血液裏燃燒的衝動。他走到門邊拚命的推；那生鏽的門門上飛揚過去，於是，猛然突衝出去，他立刻發覺自己已經站在房東的臥室的中央。他看見卡特琳娜驚跳起來顫慄着，看見老人的雙眼在陰暗的眉毛下憤怒地閃爍，他的整個面部因爲突然的狂怒而歪扭。他看見那老人仍舊緊緊地盯着他，迅速地感到一隻手已在摸取着掛在牆上的槍枝；於是他看見槍身發着亮光，被一隻因狂怒而顫抖不定的手握

着瞄準他的胸膛……一聲槍響。接着，一聲狂野的幾乎不是人性的尖叫當，火藥的陣煙分散時，珂丁諾夫看到了一個可怕的情景，渾身顫慄地，他向老人彎下身來。繆侖正臥倒在地板上；癱瘓着，他的面部絞扭着痛楚；他發抖的嘴唇上冒着泡沫。珂丁諾夫猜想這不幸的老人一定是發作了嚴重的癲癇症。他跟卡特琳娜搶過去，一同救治他……

教練

全隊人員

拾名

一整夜消耗在騷亂裏。第二天清早珂丁諾夫便出了門，雖然他的身體仍舊軟弱和發燒。在院子裏他又遇見那守門人。這次，這個韃靼人遠遠便向他舉起了帽子，驚奇地看着他。於是，似乎振了一振精神，他低下頭來掃地，當珂丁諾夫慢慢走到他的身旁時，他睥睨着他。

「喂，昨天晚上你沒有聽到什麼嗎？」珂丁諾夫問。

「聽見的。」

「他到底是怎樣的人？他是誰？」

「自己租的房子，自己應該知道；我也不清楚呢。」

「你還是這樣說？」珂丁諾夫叫，疾病使他容易受到刺激而發怒。

「我說什麼？是你自己錯——你恐嚇房東。下面住着的棺材商人是聾的，可

是他都聽見，他的老婆也聾，她也聽見，在另外一個院子裏，離這裏很遠，他們也都聽見的。我要到警長那裏去。」

「我自己也要去找他」，珂丁諾夫答；於是他走出了大門。

「如果你願意，自己選擇一間房吧……先生，先生，等一等。」

珂丁諾夫抬頭望望；看見守門人正在謙恭地扶着帽沿。

「願意什麼！」

「如果你肯離開，我立刻告訴房東去。」

「什麼？」

「你還是搬開的好。」

「你真是傻瓜」，珂丁諾夫說，繼續向前走。

「先生，先生，請等一等」。守門人又一次觸着他的帽沿，露着牙齒笑。

「聽着吧，先生：千萬可別生氣；爲什麼要迫害一個可憐的人呢？迫害一個可憐的人是一種罪過。這不是上帝的法律——你聽見了嗎？」

「你也聽着：咳，將這個拿去。過來，他是什麼東西？」

「他是什麼東西？」

「對了。」

「不要錢，我會告訴你。」

這時，守門人拿起掃帚，揮動了一兩下，於是停住了，他用一種嚴重的神情，專注意地望着珂丁諾夫。

「你是優良的上等人。可是似乎你希望跟好人住在一起，祇是任自己喜歡的來做。這就是我想說的。」

這韃靼人於是依然深情地看着他，又開始使勁地掃起地來。

最後做着完成工作的姿勢，他神秘地走向珂丁諾夫，用着很富深情神的氣

說

「事情是這樣的。」

「怎樣——什麼？」

「沒有意思。」

「什麼？」

「已經過去了。對啦！已經過去了！」他仍然以神秘的聲調重複着。「他染上病了。他時常有一隻大船，兩隻三隻，在伏爾加河上，我是從伏爾加來的。他也有一間工廠，可是被燒掉了，他已經破產了。」

「他有瘋癲病嗎？」

「不！……不！……」韃靼人加重語氣地回答。「沒有瘋。他是一個聰明

人。他什麼都懂，讀過很多書，很多，很多。他讀過一切的書，告訴別人真理。有些人給他兩個盧布，三個盧布，四十個盧布，隨你高興，他看着一本書便可以講出全部的真理。於是錢就馬上擺在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需要錢的！」

這時，韃靼人十分欣喜地笑着，帶着強烈的興味將自己投進認命的事業裏。

「喂，他替人家相命嗎？」

「他！」守門人說，迅急地搖着頭。「他講道理。他祈禱，常常祈禱。他祇

祇這樣。」

於是，韃靼人又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姿勢。

這時，從另外一個院子那邊有人呼喚守門人，不久，一個穿着羊皮衣服的又小又駝背的白髮老人出現了。他望着地下蹣跚地行着，一面喃喃自語。他的樣子老邁龍鍾。

「我的主人，主人！」守門人狼狽地低聲說，倉促地向珂丁諾夫點了一點頭，拿起帽子便跑到老人的面前。珂丁諾夫看着那老人的面孔很熟悉，似乎不久以前在什麼地方他曾遇見過他。

他追想着，雖然這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地方，他走出了院子。守門人像一個十足流氓樣撞了他一下。

「這個光棍一定在跟我交易了！」他想。「上帝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當他這樣說着時已經走到了街上。

漸漸地，他的思路又轉到別事情上面。這些印象是不愉快的，天色灰暗而且

很冷，雪片正在紛紛飄落。這個青年人又感到被熱病的震顫所侵襲和困壓；他似乎感到地球在他的脚下搖動。忽然，一個甜得令人聽了不愉快的熟悉的聲音破啞地向他道早安。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珂丁諾夫叫。

立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矮小健壯的雙頰腓紅的男子，樣子三十歲左右，有一雙諂媚的灰色的眼睛，帶着微笑，穿着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慣常穿的衣服。他正很親熱地向他伸手。珂丁諾夫認識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剛剛在一年以前，是很偶然的差不多在街上認識的。他們這樣容易相好，一部份由於機會，一部份則由於雅羅司拉夫·伊里奇那種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喜歡交接溫良的有教育的人們的特別癖性。他對於有教養的朋友選擇的標準是他們的天才和儀態的溫雅至少使他們自己值得為上流社會的人物。雖然雅羅司拉夫有着一個非常甜密的嗓音，但他們跟最親密的朋友談話時，他的聲調裏總不能避免帶着一些特別清晰的富有統治權威的成分；這也許由於他的習慣吧。

「你還好吧……？」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叫，帶着十分爽朗的喜悅的神情。

「我住在這裏。」

「你在這裏住了很久嗎？」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繼續提高了聲音說。「我還不知道！哈；我們是鄰居了！現在我住在這間房子。一個月以前我從萊森省回來的。我竟遇到你了，我的高貴的老朋友！」於是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十分溫和地笑了起來。「雪遮耶夫！」他響亮地叫，「在塔拉索夫的家裏等候我，我不在時別讓他們亂動東西。催促看門的阿爾蘇耶夫叫他馬上到辦事處去。一小時之後我便到那裏……」

匆忙地吩咐了另外一個人之後，溫雅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挽着珂丁諾夫的臂膀，領他到最近的一間酒館去。

一分別了這許久，如果我們沒有單獨地暢談，我是不會滿足的。噯，你現在做什麼工作？他有幾分尊敬地說，神秘地降低了聲音！「仍像以前一樣研究着科

學？」

「是的，跟以前一樣」，珂丁諾夫答，被一種聰明的念頭觸動。

「好極了，華西里·米哈里支，好極了！」說着，雅羅司拉夫·伊里奇親切地握緊珂丁諾夫的手。「你一定會在一種社會上得到好的信譽。上帝在你的事業中賜給你好運氣，……天呵！我遇到你多麼高興——我常常想念你，我常常說：『我們的善良豪爽的聰明的華西里·米哈里支那裏去了？』」

他們定了一間單房。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命茶房要點心，要伏特加酒，感動地望着珂丁諾夫。

「自從那次見了你後我讀了很多書，」他開始用胆怯的帶有多少諂媚的聲調說，「我已讀完了普式庚所有的作品……」

珂丁諾夫心不在焉地看着他。

「一種罕有的人類熱情的理解。可是，首先讓代表我的謝意。你幫助我的太多了，你高尚地將我帶進了一條正確的思想的道路。」

「我以爲……」

「不，讓我說我常常喜歡酬勞欠負人家的恩惠，而且我驕傲這種情感已經得到了表白。」

「其實，你對自己是很公平的，而我，真的……」

「不，我十分公平」，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答，非常激昂地。「我是什麼人能夠跟你相比？」

「我的天！」

「對了……」

於是大家沉默了。

「聽從你的忠告，我已經斷絕了好些低等的朋友，而且已經稍爲溫軟了我粗硬的性格」，雅羅司拉夫又開始用怯懦的帶着多少諂媚的聲調說。「現在，當我職務完畢時，我大部份時間坐在家裏，黃昏時候我讀一些進步的書，而且……我祇有一個願望，華西里·米哈里支·就是：要對祖國做點有用的事情……」

「我時常認你是一個很高尚的人，雅羅司拉夫。伊里奇。」

「你常常給我的靈魂帶來了安慰……你是高雅的青年。」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熱情地緊握着珂丁諾夫的手。

「你不喝一點兒酒嗎？」他說，他的熱情平靜了一些。

「我不能喝；我生病。」

「生病？對了，這是真的？你病了多久——什麼緣故——？如果你願意，我

說……什麼醫生替你診治？如果你願意，我一定告訴我們教區的醫生。我得自己

跑去找他。他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正準備拿起他的帽子。

「非常感激你。我不要再診治，我不高興與醫生們。」

「你這樣說嗎？一個人不能這樣生活的。可是他是非常聰明的人」，雅羅司拉

夫。伊里奇懇求地繼續着。「以前——允許我告訴你這件事，親愛的華西里。米

哈里支——以前有一個貧窮的木匠來這裏。「這裏」，他說，「我被鋸子弄傷了

手；請給我醫治吧……」西密約安。柏夫拿提奇看見那可憐的人已進入腐爛的危險時期，便爲他鋸去了那隻受傷的手；他是富着我在的時候這樣作的，但他這樣做，用……那就是說，用這樣一個偉大的方法，我承認這並沒有因爲同情，因爲慈悲，你看着施手術時是很高興的，祇祇爲了好奇。可是你是在那裏而且怎樣得病的？」

「在我搬家的時候……我剛剛才可以起床」

「但你仍是十分不舒服的，你不應該出來。那末你不在從前的房子住了？你爲什麼要搬？」

「我的女房東已經離開了彼得堡。」

「湯姆娜。撒維舒娜？真的？……一個值得尊敬的善良的婦人！你知道吧？」

我對她發生的幾乎是一種兒子的崇敬。那個接近死亡的人，着一些我們的祖先一樣的感覺，看着她，我似乎看見了我們那白髮的威嚴的老人的化身……我的意思是……這裏是很富於詩意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結束了他的話，完全被羞怯

征服了，他的面一直紅到耳根。

「對了，她是一個優良的婦人。」

「可是請允許我問你，現在你住什麼地方？」

「離這裏不遠，在哥舒馬羅夫的寓所裏。」

「我認識他。一個莊嚴高貴的老人！我可以說，我差不多是他一個親信的朋
友。他是一個良好的老能手！」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的嘴唇因為興奮而微微顫抖。他叫茶房再拿一杯伏特加
酒和一個煙管。

「你租了一層樓嗎？」

「不，祇租了一層樓裏面一間有傢具的房。」

「你的房東是誰？也許我也認識他。」

「繆侖，一個工匠，高個子的老人……」

「繆侖繆侖，對了，在後院的，棺材商人的樓上，容許我問你嗎？」

「不錯，不錯，是在後院。」

「是他！你住在那裏舒適嗎？」

「還好，我剛剛搬進去。」

「是他！……我的意思不過說，他！……你沒有發覺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

「我是說……我相信你搬到那裏是對的，假如你對於你的住所很滿意。……我不是那種意思。我準備警告你……可是，我了解你的性格，……這個老工匠你認為怎樣？」

「他似乎是一個十足的病人。」

「對了，他是最大的受難者。……但是，你沒有發覺別的什麼？你跟他談過話吧？」

「非常少；他很容易發怒，而且不善交際。」

「唉！……」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沉思着。「他是不幸的人」，他像發夢一

般說。

洪燒

「是嗎？」

「是的，不幸，同時，又是一個極端奇怪和有趣的人。雖然，即使他不煩擾你……請原諒談到這個問題，可是我奇怪……」

「你實在已激動起我的好奇心……我十分願意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況且，我正跟他住在一起。……」

「你知道，家說他從前是很富裕的。他經營生意，像你聽見人家說的一樣。可是經過很多次不幸的遭遇，他便被陷入了貧窮的境地；他所有的許多船都在一次暴風雨中被擊沉和失蹤，所載的貨物也一同蒙受了損失。他的工廠（我相信是委託給他一個最接近最嫡親的親戚料理的）也同樣不幸的被燒掉，那個親戚被燒死在火裏。這不能不算是可怕的損失！因此，有人說，繆侖沉入悲傷的失望裡；他害怕他會因憂傷過度而失去理性，而且，真的，有一次他跟一個也有船隻來往伏爾加河中的商人爭吵，他非常奇異的出入意料的表示她的意見，因此，全

部偶然事件的發生也許是由於他確是瘋狂的原故，這點我相信是對的。我還瑣碎地聽到一些他的離奇怪僻的行爲；後來那種突然遭遇的奇怪的環境，扼要說來，祇能歸諸於那令人憤恨的命運的壞影響。」

「是什麼一回事？」珂丁諾夫問。

「人家說，在一次瘋病發作的時候，他企圖謀殺一個年青的商人，那商人是他從前很喜愛的。神志恢復時，他爲這事煩惱得差不多要自殺；至少，這些是人的傳說的，後來發生了什麼我沒有知道。但我知道他已懺悔了好幾年。……可是，你有什麼事情嗎，華西里，米哈里支？我這種不精采的敘述在使你疲倦了吧？」

「呵不，爲了上帝的原故……你說他已在做苦行，可是他不是獨身。」

「我不知道。聽見人家說他是獨身的。無論如何，此外再沒有誰牽涉到這件事。雖然以後我沒有聽到什麼，我祇知道……」

「什麼？」

「我祇知道——那是，我的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我祇要說，假如你在他本身發現了什麼奇怪的或是不同平常的事情，你該知道那些不過是由於不幸連續不斷地降落他身上的結果……」

「是的，他非常虔誠，裝作虔誠。」

「我以為并非這樣，華西里·米哈里支；他受了這許多痛苦，我相信他是很坦誠的。」

「可是現在，當然，他已不瘋了；他很健壯。」

「哦哦，是的，是的；我可以答復你這個，我可以發誓，他有着很豐富的才能。如你所觀察的，他祇不過是絕對的奇僻和虔誠。事實上，他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他說話時很精明果敢，而且非常神妙。他過去的多風雨的生活痕迹依然可以從他的面上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奇趣的人，讀過很多書。」

「他好像常常讀宗教的書。」

「對了，他是一個神學家。」

「什麼？」

「一個神學家。我將這事當作一件秘密似的告訴你。我要告訴你，也當一個秘密，有一個時期，他受到了非常注意的監視。這個人對於那些時常到他那裏的人們有着一種很大的威勢。」

「什麼威勢？」

「你一定不會相信的；你知道，那時候他不住在這間寓所裏，亞力山大·厄尼提維支，一個可敬的公民，一個被人家普遍認為有德望的人，他和一個副官很普通地去看他。他們到他家得到他的接見，同時這個奇怪的人開始釘視着他們。他慣常盯着人家的面孔，似乎他同意幫助他們，否則，他會將人家趕走，甚至非常無禮，我聽說。他問他們：『你們需要什麼，先生？』『哦』，亞力山大·厄尼提維支答：『你的智慧會告訴你，用不着我們說』。『跟我到另一間房去』，他說，於是，他給他們指示了他們所需要幫助的。亞力山大·厄尼提維支後來沒有發生了什麼，可是他從那老人的家裏出來時，面色像紙一樣蒼白。一個知名的

有着高貴地位的婦人也遭了同樣的情形，她從他的家裏出來時，面色也像紙一樣蒼白，面部浸濕在眼淚裏，被他的預言駭服了。」

「妙呵。現在他仍舊這樣做嗎？」

「已經被嚴格地禁止了。還有許多奇異的例子。一個年輕的吹號者，是一個有名望的家庭中的快樂和希望所屬的人物，他嘲弄他。「你在笑什麼？」老人發怒地說。「三天之內你就會成爲這樣的！」於是，他兩手交叉在胸前做出一個死屍的樣子。」

「呵？」

「我不敢相信，可是有人說他的預言應驗了。他有一種天才，華西里·米哈里支……你喜歡非笑我沒有詭秘的故事。在教育文化方面，你勝過我很多，但我相信他，他不是一個庸俗的醫生。普式庚在他的作品，也會提及過一個相似的事件。」

「他！我不反駁。我想你，你說他是不是獨身過活？」

「我不知道……我相信他的女兒是跟他一起的。」

「女兒？」

「不錯，不然，也許是他的妻子，我知道有一個女人跟他在一起。我曾在倉卒中見過她一次，可是不大留意。」

「吹！奇怪……」

珂丁諾夫沉默了，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在默看着他。他因正遇到了老朋友和已經滿意地告訴了他許多趣聞而興奮。他吸着煙管凝視着華西里·米哈里支，可是他突然驚慌地跳了起來。

「一小時已經過了，我竟忘了時候！親愛的華西里·米哈里支，我再一次來感謝幸運的機會使我們相遇。可是現在我得走了。你答應我到你的博學的住所裏探候你嗎？」

「請去吧，我一定很高興。如果有機會，我也要去看你。」

「那真好極了。你使我愉快，不可言喻的愉快！你一定不會相信你使我多末

高興的！」

他們走出了酒店。雪遮耶夫已飛跑着來找他們，倉忙地報告維廉，依米利安諾維支已經願意遷出了。一雙活潑的栗色馬拖着一輛精緻的載客的馬車走來，那馬特別的美好。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的手像把鉗子樣的緊捏着他的好朋友的手，觸一觸帽沿後便趕去截那輛飛跑着的馬車。在路上，他一次兩次地扭轉頭來點着向珂丁諾夫告別。

珂丁諾夫感到非常疲倦，他的四肢是那樣空竭無力，使他幾乎不能移動兩條腿。他勉強支持着慢慢走回家。在門口，他又遇見守門人，這人剛才在審慎地看着他和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分手，而且遠遠便向他打招呼。可是珂丁諾夫不作聲地走過。在他的房門口，他用盡全力來擋住一個正從繆倫的房裏出來而低着頭向他直撞着走的矮小的白髮人。

「請饒怒我的莽撞吧！」那人輕聲說，像隻有彈性的塞子樣閃過一旁。

「撞傷了你嗎？」

「不，謝謝你的有禮……呵！上帝！上帝！」

那謙遜的小人吟呻着，喃喃地說些什麼教訓自己，一面謹慎地走下樓去。

就是這間寓所的大房東，那守門人曾經很畏懼地站着聽他吩咐的。於是，珂丁諾夫記起第一次見到他時是在繆命的房裏，在他剛剛搬進來的時候。

他感到精神恍惚而且搖搖不定，他知道他的想像和感受已經緊張到最頂點，而不信賴他服從他了。漸漸地，他對於這些事又淡漠起來。一種沉重的難堪的感情重壓着他的胸斷。他的心疼痛得似乎要炸裂，他整個靈魂充滿了無言的不安的眼淚。

他再倒到她替他鋪好的床上，留神地傾聽。他聽到兩種呼吸聲，一個是病人的沉重而且破碎了的呼吸，另一個是柔和的但是不平勻的呼吸，似乎也被興奮的情緒所動，似乎這顆心正帶着同樣的渴望同樣的熱情而悸跳。有時，他聽到她的衣服發出的沙沙響聲，她的輕柔的腳步的細微的響動，甚至她的足音的細微的響動聲帶着模糊的可是又含着疼痛的甜蜜的痛苦在他的心裏起了迴響。後來，他似

乎聽到了啜泣，反常的嘆息，最後又是祈禱。他知道她正跪在聖像前，帶着絕望的顛狂而絞着雙手！……她是誰？她在爲誰禱告？什麼絕望的苦惱撕碎了她的心？爲什麼她的心疼痛，憂傷，流出這許多熱情的失望的淚水？

他回想她的話。她對他說的每一個字仍像音樂般在他的耳邊鳴響，在每個此段的回憶中，當他虔誠地背誦着她所說的每一個字時，他的心都活潑地回應着一陣漠然沉重的悸跳。……一刻之後，一個念頭閃掠過他的心，他認爲這些都不過是一場夢。同時，當她的溫暖的呼吸，她的話語，她的接吻的印象再次生動地浮現在他的想像裏時，他渾身陷進一昏迷的痛楚。他閉上眼睛而跌入遺忘裏。一個時鐘在什麼地方敲打，夜已很深，黎明將要降臨了。

突然，他似乎覺得她又伏在他的身上，正用她那敏銳的明朗的眼睛望着他，那雙眼，被平靜的喜悅的閃耀着的淚浸濕着，溫柔而且輝亮得像夏日中午時的廣大的藍寶石似的天空。她的面部放射出這些勝利和平的光芒，她的微笑被這些無限喜樂的虔敬所溫暖，她懷着十分的同情和孩子般的衝動靠在他的肩膀上，這使

他從疲乏的心胸內迸裂出歡樂的吟叫。她要告訴他一些什麼，撫愛她，她對他悄悄說了一些事情。又似乎動人的音樂在他的聽覺上碰擊。他貪婪地深深吸入由於她太近之呼吸而發噴出來的暖氣。在痛苦中他伸出兩隻臂膀，嘆息着，睜開了眼睛……她站在他的面前，正朝着他的臉彎下身來，面色蒼白得像剛受了很大的驚嚇，含着淚，激動地顫慄着。她在跟他說話，用半裸的手臂向他作懇求的手勢，緊緊捏着他的兩手，他摟着她，她在他的懷裏顫動。……

胡語連天

牛語不對馬第
二部

這神女片引可同悽死了星燈錄

夫夫日記

春是

太陽浴巾記

私世佳人

霸王妖姬

「怎末啦？什麼事情？」珂丁諾夫說，已經完全清醒了，仍舊將她摟在他健康的溫暖的胸懷裏。「你有什麼事，卡特琳娜？究竟怎樣？我的愛。」

她垂下眼皮細微地啜泣，將她發紅的臉藏進他的懷裏。一直有很久她不能說話而繼續着似乎是恐懼的顫抖。

「我不知道，不知道」，後來她說，用着一種幾乎聽不出的聲音，喘着氣，說得并清楚。「我不知道我是怎樣走來這裏的……」她更熱烈地更緊地抱住他，而且由於狂暴的不能抑制的感情的衝動，她狂吻他的肩膀，他的手，他的胸部，最後，似乎跌入失望裏，她雙手掩住了臉，跪下來，將頭埋在膝蓋裏。在萬分痛苦中，當珂丁諾夫焦急地將她扶起坐在他的身旁時，她整個臉部熾熱滿了羞澀的緋紅，她那流着淚的眼睛在珂丁諾夫的面面上尋覓寬恕，彈動在她唇上的微

笑，幾乎不能減輕她的新生感情的狂暴。這時，她好像又害怕起來，她遲疑地推開他的手，垂下頭，用着懼怕的低語來回答他的倉促的問題。

「是不是你得到一個可怕的夢？」珂丁諾夫說。「也許你遇見了什麼幻影……對嗎？抑或他恐嚇你……他是癡狂的沒有理性的。他向你說了什麼你不願意聽的話嗎？你聽到什麼沒有？對嗎？」

「不，我沒有睡着」，卡特琳娜答，極力抑制她的情緒。「睡眠不會來找我。他已經靜默了整夜。祇叫了我一次。我走過去。喚着他的名字，跟他說話我非常害怕；他沒有醒也不聽見我說話。他病得很嚴重可怕了，上帝救助他吧！因此，不幸降臨給我了，殘忍的不幸！我一向不斷地祈禱祈禱，可是竟得到這樣的結果。」

「別鬧，卡特琳娜，別響，我的生命，別響！昨天你很害怕……」

「不，昨天我不害怕！……」

「從前你會遭遇過這樣的事嗎？」

「是的。」她又顫抖起來，像一個小孩似的向他擠近。「你曉得」，她說，抑制住她的哭泣，「我來找你並不是沒有原故，我不能忍受孤獨也并非沒有原故的」，她重複地說，感激地握緊他的雙手。「夠了，爲別人的憂苦已經流夠眼淚了，當你孤獨，冷落，沒有人跟你一起你時候，爲了陰暗的日子救助他們吧！……哦，你曾有過一個愛人嗎？」

「沒有……在沒有遇到你以前，我從未了解什麼是愛情。」

「在沒有遇見我以前？你把我當作你的愛人？」

她突然好像驚異地望着他，想說什麼話，可是即刻又靜默着垂下了頭。漸漸地，她的面部又泛上了熾熱的紅暈，她的眼睛透過那些仍然掛在她的睫毛上的已被遺忘了的眼淚，更輝亮地閃耀着，可以看得出她的脣上正徘徊着一些問題。帶着羞怯的畏縮，她看了他一兩下之後，眼睛又朝着地下了。

「不，我不配做你的第一個愛人」，她說，「不可能，不可能的」，她沉思地搖着頭，同時，一個微笑悄悄掠過她的面上。「不能夠的」後來她笑着說；

「我愛的，我不配做你的愛人。」

這時，她向他閃望，可是突然有許多憂傷從她的面部反射出來，許多失望的悲哀忽然遮蔽了她的全身，許多絕望都立刻從她的心坎洶湧而出，這使得珂丁諾夫爲了她的神秘的憂鬱而被一種不可解說的同情和痛苦感情弄得眩暈，他帶着不可形容的苦楚望着她。

「聽我對你說吧」，她用絞痛他心頭的聲音說，捏緊了他的手，奮力地抑制自己的嗚咽。「好好照顧我，我的好人！請平靜一下你的心，不要再像現在一樣地愛我。這對你會有更多的好處，你的心會比較輕鬆和快樂些，這樣你可以防衛一個可怕的敵人而保護自己，而且還獲得一個妹妹的喜愛。如果你高興，我會常常來看你，撫愛你，不害羞地說，跟你成爲朋友。當你病重得躺在床上時，我會坐下來陪了你兩天呢！諒解你的妹妹吧！我們發誓結成兄妹之後也不是沒有好處的，我爲你向聖母禱告和哭訴也不是徒然的呀！你不必再找另外的姐妹了！你可以走遍全世界，你儘管認識了全地球的人，你不會再找到像我對你發生的這種愛，它

是你的心靈最需要的。我一定熱烈地愛你，恆久像現在一樣地愛你，我愛你爲的是你的靈魂是潔白的無瑕而且可以透視的；因爲當我第一次見到你時，我便立刻知道你是我們的房客，是理想的客人，你要搬來我們這裏是應該的；我愛你爲的是當你看我時你的眼裏充滿了愛慕，它爲你的心說話了，當你的眼睛說些什麼時，我馬上懂得那是發自你的心坎的，而且渴想將我的生命貢獻給你的愛，我的自由也一同獻給你，因爲即使做那心靈已被我發掘的男子的奴隸，生活也會是香甜的。……可是我的生命已經不屬爲己有而交給別人了……我的自由早已被細縛住了！做我的哥哥而把我當作妹妹吧，當無情的病患和不幸降到你的身上時，請記念着我，祇要你這樣作。那我今晚上來陪着你坐一整夜便沒有什麼可愧了。我說的你都聽到了嗎？你的心靈是否同我啓開？你明白我剛才對你說了什麼嗎？」

她想多說一些什麼。她閃射着他，手放在他的肩上，最後，無力地倒入他的懷抱裏。她的話語被惡學的激情的淚所淹沒，她的胸部喘動，面孔發紅特像黃昏的落日。

「我的愛」，珂丁諾夫低聲說；一切東西在他眼前都變成一片黑而且他幾乎停止了呼吸。「我的天使」，他說，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不明白自己，顫動着，惟恐一下呼吸會錯過了這個短少寶貴的時間，會毀滅正要發生的一切事情，這些事情是你祇能作為幻想而不可能成為事實；他周圍的一切是多末模糊呵！「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我記不起剛剛你對我說了什麼，我的神志昏暗，我的心疼痛，我的皇后！」

這時，他的聲音因激動而嘶啞。她更緊更溫和更親熱地貼近他。他站了起來，再不能控制自己；被癡狂弄得神志紛亂和疲憊，他跪在地上了。痙攣的抽咽畢竟痛苦地從他的胸膛裏崩裂出來，那從他的心底一直發出的聲音像琴絃一樣顫響。

「你是誰，你是誰，我的愛？親愛的，你從哪裏來？」他說着，嘗試着制止自己的嗚咽。「你從那一個天堂飛入我的領域裏？在我真像一場夢，我不能相信你。別打岔我，讓我說，讓我告訴你一切，一切！我已希望了很久要說……你，是誰，你是誰，我的天使？你怎樣發現我的心靈？告訴我；你已做了我很久的妹

黃針打去時辰

第二節

75

妹嗎？……告訴我你自己的一切，現在以前你在那裏。告訴我你從前住的地方的名字；在那裏你首先愛的是什麼？什麼東西使你快樂？什麼東西使你憂傷？……空氣很溫暖嗎？天穹晴朗嗎？誰是你最親愛的？在我愛你之前誰愛過你？你的靈魂首先渴念着誰？……你有母親嗎？她是否把你像小孩一樣寵愛，抑或你如我似的認爲人生非常的孤寂？告訴我，你是否常常都是這樣？你的夢想是什麼？你對於將來的幻想怎樣？你認爲什麼是滿足，什麼是不滿足？——告訴我這許多事吧……你少女的心最初渴求着誰？你早爲什麼有這個幻想？告訴我，爲了它我應該給你些什麼？我應該送什麼給你自己？我的愛，說吧，我的生命之光，我的妹妹；說吧，我怎樣才能獲得到你的心？……」

他的聲音又破啞了，他向地下叩着頭。但當他抬起眼睛時，無聲的恐懼冰凍了他的心，他的頭髮在頭頂站立起來。

卡特琳娜面如紙色地坐着。她不動地凝視着空中，她的嘴唇像死人的一樣發藍，兩眼被無言的痛苦悲哀模糊着。她慢慢地站起來，向前走了兩步，帶着尖

銳的哀哭，她倒在聖像的面前。……急速的不連貫的語句從她的喉間迸出。她失掉了知覺。被恐懼所震撼。珂丁諾夫將她扶起抱到他的床上；立在她的身旁，情緒狂亂。一分鐘之後，她睜開眼睛，在床上坐起來，張望四周，捉住了他的手。她把他拉近自己，試着用那仍舊灰白的嘴唇向他低語一些話，可是她的嗓子不服從她。最後她的淚水像洪水似的奔瀉出來；那滾熱的淚珠燙痛了珂丁諾夫寒凍的手。

「我很爲難，我現在很爲難；我最後的時辰已經過了！」她後來在絕望的痛苦中說。

她想再說一些別的，可是她發吃的舌頭說不出一個字。她絕望地望着沒有理解她的珂丁諾夫。他更近的向她彎下身子聽着……後來他聽見她清楚地低語——

「我墮落了——他們使我墮落，他們毀壞了我！」

珂丁諾夫抬起頭，十分驚訝地望着她。一些可怕的念頭掠他的心頭。卡

特琳娜看見他面部的痙攣的動作。

「不錯！墮落」，她繼續說；「一個可惡的人使我墮落。毀壞我的就是『他』！……我已經將我的靈魂賣了給他。噢，你爲什麼提到我的母親？爲什麼你要傷害我？上帝，上帝就是你的裁判官！……」

過了一分鐘，她又溫柔地哭着；珂丁諾夫的心在無限的痛楚中悸跳和疼痛。

「他說」，她用一種遏制住的神秘的聲調低低說，「當他死後，他一定來捕捉我負罪的靈魂……我是屬於他的，我已經將我的靈魂出賣給他了。他損害我，他唸他的書給我聽。這裏，你看他的書！這是他的書。他說我已經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看吧，看吧……」

於是她遞給他一本書。珂丁諾夫沒有留意這書是從那裏來的。他不自然地接過了它——那書完全是手抄稿，像以前他曾偶然見過的邪教書，可是這時他不能翻看它或者集中他的精神於某一件事。那本書從他的手上滑跌出來。他溫柔地

抱着卡特琳娜，企圖使她清醒。「別響，別響，」他說；「他們已經嚇壞你了。我陪着你的；跟我一同休息吧，我的愛，我生命的光。」

「你不曉得，不曉得，」她說，熱情地握着他的手。「我常常是這樣的！我時常害怕……我已經使你受夠痛苦，夠了！……」

「我得回到他那裏了」，一分鐘之後她又說，深長地吐了一口氣；「有時他祇祇用話句來安慰我，有時他拿了最大的那本書唸給我聽——他時常唸很多可怕的驚心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麼，我不明白每一個字；可是恐怖向我襲來；當我聽到他的聲音，那似乎不是他在說話，而是另外一個人，另外一些妖魔，一些無論如何不能使你緩和，不能祈求的人，使你的心非常沉重而且燃燒……比現在降落給我的不幸還要沉重！」

「不要再到他那裏去。爲什麼你還要去接近他？」珂丁諾夫說，幾乎不明白自己所說的話。

「爲什麼我要來找你？假如你要問——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常常對我

說，『祈禱，祈禱！』有時我在黑夜中起來很久，我禱告了好幾個鐘頭；有時睡眠追隨着我，可是恐怖又常常將我搖醒，搖醒我後我猜想暴風雨正在向我侵襲，災禍正朝我走來，那些可惡的東西會將我撕成碎片和傷害我，我祈禱的話一定不會傳給聖神們，因此他們不會把我從殘酷的悲苦中救出。我的靈魂已被撕碎，我整個身體似乎由於號哭已碎裂成片片……於是，我又開始祈禱，祈禱又祈禱，直到聖母從聖座上望下來看見我為止。然後我起來去睡，完全昏亂；有時我從地板上醒來，跪在神像前面。有時他醒來，叫我，撫摩我，擁抱我，安慰我，這樣之後我便感到安心了一些，如果有什麼煩惱來到時 我在他身旁便不害怕。他很威勢！他的話很有力量！」

「可是什麼煩惱，你有那一類煩惱？」珂丁諾夫絕望地絞着兩手。

卡特琳娜變 可怕的灰白。她像一個判死刑而沒有赦免希望的囚徒望着他。

「我？我在被人救治，我是一個女兒手；我的母親咀咒我！我是自己母親的禍根！……」

珂丁諾夫不響地抱着她。她畏懼地緊貼着他。他感到一陣寒戰的戰慄掠過她的全身，那似乎是她的靈魂已在脫離她的肉體。

「我藏她在潮濕的泥土裏」，她說，被回憶恐懼眩暈，而忘形於過去不可泯滅的想像裏。「我很久就想說出來的；他常常用祈禱用詈罵用憤怒的言語來阻止我，同時他要喚起我所有的痛苦，好像他是我的仇敵。在晚上，甚至現在——所有這些事情都鑽進我的心。聽吧，聽吧！那是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記不起是什麼時候，可是這件事老是在我眼前，似乎是昨天發生的，像昨天的一個夢，整夜吞滅着我的心。不幸使得時間延長了一倍。坐在這裏，坐在我的身旁；我要把我一切的憂苦給你講；也許我會被擊倒，因為我被詛咒，被一個母親的詛咒……我要將我的生命交到你的手裏。……」

珂丁諾夫想止住她，可是她合着雙手，懇求他的愛，要他留心來聽，於是，她帶着比剛才更強烈的激動繼續講下去。她的歷史是不連貫的，可以從她的語言裏感覺出她靈魂的騷動，但珂丁諾夫統統明白她說的，因為她的生命已經變成他

的生命，她的憂愁就是他的憂愁，而且因為她的敵人顯然地站在她的面前，那敵人在她說話時漸漸現形而且長大，似乎在用他無窮大的氣力來搗碎着他的心，惡毒地詛咒他。他的血液在騷亂，充溢了他的心房，模糊了他的理智。他的幻夢（珂丁諾夫相信這是幻夢）中的可惡的老人正在他的面前生活。

「呵，那是像這樣的一個夜晚，」卡特琳娜說，「祇有大雷雨和大風在我們的森林裏咆哮，怒號，這樣大的風雨是我以前從未聽人說過的……就是在那個晚上，我的毀滅開始了！一株橡樹在我們的窗前折斷，一個白髮老年的乞丐來到我們的門口，他說當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他記得這株橡樹，而且當風將它吹倒時也是這樣情形……那個晚上——我現在還記得——我父親的貨船在河上被暴風雨打沉了，雖然當時他病得很厲害，可是當那漁夫從工廠來告訴我們時，我的父親即刻趕到河上去。母親和我孤另地坐着。我瞌睡了。她想起一些事情很悲傷，於是痛若地哭了起來……我明白她悲傷些什麼！她在不久以前剛病過，她的面色仍然蒼白，而且告訴我為他預備壽衣……午夜時，我們突然聽到一陣敲

門聲；我驚跳了起來，血液一齊充攪到我的心上；母親哭了起來。……我不敢望她，我很害怕。我提着一盞燈籠自己走去開門……那是「他」！我感到恐懼，因為當他來時我常常是很害怕的，這是我從孩提直到現在記得很清楚的事！那時他沒有白頭髮，他的鬚鬚像瀝青一樣黑，他的兩眼像煤炭一樣燃燒着；直到那時，他從未有過一次溫和地看我的。他問我，「你的母親在家嗎？」關着小門，我回答說，「父親不在家。」他說，「我知道，」於是他突然盯着我，用這樣的神情望我……那是他第一次這樣看我的。我回身要走，可是他仍舊站着。「爲什麼你要進去？」「我在想一些事情」。於是我們便一同走進房裏。「當我問你母親是否在家時，你爲什麼說父親不在家？」我沒有說什麼……母親驚駭極了——她衝到他的面前……他沒有望她。這些我都看見。他渾身淋濕而且發抖；大風雨已經追趕了他十五里遠的路程，可是他什麼時候來而且住在什麼地方我和母親都不知道；我們不見他已經有了九個星期。……他扔下自己的帽子，脫了手套——並不在聖像前祈禱抑或向他的女主人鞠躬——他在火旁坐下……」

卡特琳娜用手抹過臉上，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重壓着牠，但過了一分鐘，她抬起頭又繼續講下去——

「他開始用韃靼語跟母親談話。母親懂得，可是我不懂一個字。往常當他來時，他們都要將我遣開，可是這次母親却不敢對她的女兒說一句話。這個污穢的人迷住了我的靈魂，於是看着母親，自己洋洋得意。我見她們在望着我，他們在談論我；他開始哭了起來。我看見他幾次扼住他的刀，當他跟母親談話的時候。我跳起來握住他的皮帶，想將那把不利的刀從他的身上扯開。他緊咬牙齒，叫了一聲，便打着我的背，他打擊我的胸部可是沒有將我擺脫。我當時以為一定馬上死去，一陣霧蒙住了我的眼睛。我倒在地上，但沒有哭出聲來。雖然很難看見東西而却看見他。他拿去皮帶，捲起袖子，用那隻打我的手拉出了刀遞給我。『這裏，將這刀截斷，娛樂你自己，即使我要侮辱你，而我，驕傲的小姐，也會爲這一個向你叩頭到地。』把刀放在一旁，血液開始將我窒息，我沒有看他。我記得我閉着嘴唇笑，恐怖地直視着母親憂傷的眼睛，而當母親面如死人一樣蒼白的坐

下時，無恥的笑仍沒有離開我的嘴角。……」

帶着緊張的注意，珂丁諾夫聽着她的不相連接的歷史。漸漸地，她的鬢亂在第一次爆發之後平靜下來；她的話也比較鎮定了。這個可憐的人已完全被她的追憶和伸展在她面前的無盡止的憂愁和不幸帶走了理性。

「他拿起他的帽，並沒有鞠躬。我代替母親提着燈籠照他出去，以往，母親雖然病，也會跟他出去的。我們走到了大門，我爲他打開了我們的小門扇，靜默地將這隻狗趕出去。我看見他脫了帽向我鞠躬，他在懷裏摸索一陣，取出一隻紅色的摩洛哥皮做的小盒，將它打開。我瞧進盒裏——許多顆內珍珠，是給我的獻禮。『我有一個愛人』，他說，『住在城裏。我本來買這個送她的，可是現在我不贈送她了；收下吧，美貌的小姐，愛惜你的美麗，請把它拿去，即使你將牠們扔在腳下。』我接過它們，可是並不將它們踏碎。我不認爲這樣做是光榮的，而祇像一個不正當人接受了它們，不說一句話。我走進屋裏，把它們放在母親面前的桌上——那就是爲了給母親我才收下的。母親沉默了一分鐘，面色白得像一

告白

條手帕。她似乎畏懼我似的對我說。「這是什麼，卡特雅？」她答，「這商人帶來給你的，媽媽——我不知道」。我看見眼淚像小河似地從她的眼睛流出。我看着她喘氣。「不是給我的，卡特雅，不是給我的，壞蛋的女兒，不是給我的。」我記得她說時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好像她正從全靈魂裏痛哭出來。我抬起眼皮，我想跪倒在她腳下，可是突然，魔鬼鼓動了我。「那末，如果不是給你的，一定是給父親的了；他回來時我得把它們交給他；我說商人們曾經來過，他們忘記拿他們的貨物……」這時，她哭得怎樣傷心呵，我的愛……「我會自己告訴他什麼商人來過這裏，而且他要買的什麼貨物……我會告訴他你是誰的女兒，誰的不長進的孩子！你現在已不是我的女兒了，你這奸滑的小人！你是使我咒罵的孩子！」我不作聲，也不哭泣……我走上我的房，整夜聽着風雨澎湃，同時，我的思想也配合作風雨的狂怒。

「同時，五天過去了。五天後將近黃昏的時候，父親從外面進來，樣子粗暴而且像受了恫嚇，他由於病而在路上受了傷。我看見他的一隻手是包紮着的，我

猜想，他的敵人一定在路上攔劫他了，他的敵人已經弄傷了他使他的病加重。我也知道誰是他敵的人，這事我都明白。他沒有跟母親說一句話，沒有問我的事情。他召集了所有的工人，吩咐他們離開工廠，而且看守這所房子防範魔鬼的監視。那時，我的心中暗暗感到這間屋將要不幸了。我們等着。黑夜到來時，帶來了另一陣暴風雨和大雪。恐怖充滿了我的心靈。我打開窗門，我的臉部燙熱，我的眼在流淚，我不安的心在燃燒；我整個身體似乎在火上面烤着。我渴忘離開這間房，去到很遠的光明的地帶，那裏是雷和閃電出生那地方。我少女的心在跳動着，跳動着。……；驀然，在夜的死寂裏，我正在微微入睡，或者是一陣霧已經掩蔽了我的靈魂，而使牠突然昏亂——我聽到窗格上一陣敲擊聲：『快開！』我望出去，一個人用繩子從下面爬上我的窗子。我即刻明白這個來訪者是誰。我打開窗子讓他進入我的臥室。那是『他』——沒有脫去帽子，他坐在條凳上急速地喘氣，似乎他剛才才是被人追趕的。我站立牆角自己知道臉色變得很白。『你的父親在家嗎？』『在家』。『母親呢？』『母親也在家』。『別作聲；你聽見嗎？』

「聽見。」「什麼？」「窗下一陣口笛——對了，美麗的女郎，你願意斬掉你的敵人的頭嗎？去叫你的父親要我的命？我得到你少女的憐憫；這裏是一條繩子，縛住它，如果你的心吩咐：你爲你的受辱而向自己報復。」我沉默着。「怎末？說呀，我的天使。」「你要怎樣？」「我想要我的敵人都走開。爲了仁慈和老人的愛而離開我，我將我的心放在另外一個新人的脚旁，一個像你一樣美麗的少女……」我笑了；我不知道他那罪惡的語言怎末會鑽進我的心。「讓我，漂亮的小姐，讓我走下樓，試試我的勇氣，向我的主人致敬」。我渾身發抖，我的牙齒互相敲響着，可是我的心像一塊紅熱的鐵。我走開。我爲他開門，讓他走進屋裏，祇在門限上努力叫出：「拿走你的珍珠，以後不要再送禮物給我，」於是，我將皮盒扔在他的背後。」

說到這裏，卡特琳娜停住話來鬆氣，剛才說話時她的臉很蒼白，而且像一枚樹葉似的發抖，一會之後，血液又湧到她的頭部，現在當她停下時，她的兩頰像火樣紅熱，她的眼珠在眼淚後面閃耀，她的胸口被急速的不均勻的呼吸壓得沉

重。可是突然，她又變得蒼白，聲音裏沉着的一種痛苦的恐懼的顫抖。

「於是我被孤獨地留下，暴風雨在四週包圍着我。就在這時，我聽到一陣呼喊，我聽見許多工人跑過院子，他們說，『工廠起火了』。我躲藏着；他們統統跑了出去，我被留下陪伴母親，我知道她正在跟生命告別，所以最近這三天她都躺在她的死床上。我知道，可咒的女兒……突然，我的臥房下面一陣尖叫，一陣像孩子在睡眠中被驚嚇的柔弱的尖叫，於是，一切又恢復了沉寂。我吹熄蠟燭，全身像冰一樣寒冷，我將手掩住面孔，害怕去看一切東西。忽然，我又聽到一陣漸漸近來的呼喊，我聽到那些人從工廠跑回來。我伸頭出窗，看見他們正抬着我的死了的父親，聽見他們的中間有人說，『他跟踏地跌到樓下的紅熱的大鍋裏，所以，一定是那魔鬼把他推下來的』。我倒到床上，等待着，完全被恐懼奪去了知覺，我不知道我在等待誰抑或等待什麼，那時我祇讓悲哀壓倒。我記不得我等了多久，我祇記得突然一切東西都在搖擺，我的頭感到很重，我的兩眼被煙刺痛，而我却很高興自己已經接近死期了。我又意外地感到有人舉起我的肩膀。我

盡可能地睜眼來看，他的全身燒焦，而他的肢體熱得不能碰觸，他在吸煙。

『我已爲你而來，漂亮的小姐，請引領我脫離煩惱，像你引領我進入煩惱一樣，爲了你，我已經失掉了我的靈魂，沒有什麼禱告可以消滅這個可咒的晚上的！也許我們得共同地祈禱！』他笑了，那邪惡的人。『指引我』，他說。『怎樣出去而不讓他們看見！』我牽他的手讓他跟着我。我們經過走廊——鎖匙在我這裏——我打開門進到貯藏室，而且指着窗口。這過窗子朝着裏面的花園，他將我摟在他有力的手臂裏，緊抱着我一同跳出窗外。我們一同奔跑，手牽着手，共同跑了很久。我們看看周圍，知道已經走進一座濃密的黑暗的森林了。他傾聽着：

『我們後面有追逐的聲音，卡特雅！後面有人追趕我們，美麗的小姐，可是現在還不是我們放下生命的時候！吻我吧，美麗的小姐，爲了愛情和終生的快樂！』

『爲什麼你的手染滿了血？』『我的手染滿了血嗎，我的愛？我刺死了你們的幾隻狗，它們對一個新來的客人吠得太厲害了。向前走！』

我們繼續向前跑 在小路上我們看見我父親的馬，牠已經掙斷牠的轡勒而從

2
1.6
7.0

0.6

5

5.6

8.6

9.5

9.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馬廐跑出來，因此牠不曾被焚燒。『騎上去，卡特雅，跟我一起，上帝已經給我們援助了』。我沉默着。『你不願意嗎？我并非野蠻人，也不是污穢的異教徒，這裏，我得替自己畫十字，假如你高興，』於是他畫着十字。我騎上馬向他擠緊，在他的懷裏忘了一切，似乎自己在做夢，當醒來時，我看見我們正立在一條很寬很大的河旁邊。他鬆開了馬，將我抱下來，於是向一叢蘆葦走去，在那裏他預先藏了一隻小船。我們都進了船。『好，再會吧，好馬兒，去找尋一個新主人，舊主人已經捨棄你了！』臨別時，我跑到父親的馬的旁邊親熱地抱牠。於是我們上船去，他拿起槳來搖，一刻之後我們已看不見河岸了。當我們不能看見岸時，他放下了槳，在水面上四圍張望。

『好了』他說，『易怒的河神，她給予上帝的人民飲料，賜我食物！哎，你會看守我的貨物，當我離開時我的貨物是否安全？』我默然坐着，我的眼睛垂到胸前，我的面孔被羞恥燃燒，像被火燒似的。他又說，『任你更什麼都可以，多風雨的和貪婪的河，讓我保守我的誓約毀壞我的無價值的珠寶吧！祇要說一句

麗，漂亮的小姐，給暴風雨送來一線陽光的閃耀，用光明來驅散黑夜吧！」

說時他大笑，他的心正爲我而燃燒，但是我不能忍受他的恥辱的嘲笑，我想說一句話，可是又感到害怕而祇靜靜地坐着。「噯，那末，就是這樣吧！」他答復我怯弱的念頭，他似乎憂傷地說着，也似乎愁苦已經找着了牠。「因此，一個人不能用武力取得什麼。上帝祝福你，你這驕傲的人兒，我的小鴿，我美麗的女郎！好像你對我的憎恨很強烈，要不然，我從你清朗的眼裏找不出一些溫愛！」我聽着，被憎惡和愛戀擒住了，我硬一硬心腸。我說：「高不高興你來找我，那我不一定要知道，但是在別的愚昧無恥的女子看來，那個人已在黑夜裏羞辱了她的閨房，將她的靈魂爲了該死的罪過而售賣，而且不能抑制她狂亂的心，你可以由我憂傷的眼淚裏知道，他像一個賊，誇張別人的災禍，嘲笑一個少女的心！」我這樣說，爲的是我再不能忍受了。我哭……他沒有說什麼，他望着我，使我像樹葉子一樣發抖。「請聽我說」，他說，「美麗的小姐」，他的眼睛奇怪地燃燒。「我並不說廢話，我向你發一個嚴厲的誓約。你給我怎樣多的快樂，我便一

定怎樣做一個良善的人，如果萬一你不愛我——不要說，不要吐一個字，不要煩惱，只要動一動你黑色的眉毛，轉一轉你的黑色的眼睛，只要動動你的小手指，我必定以黃金般貴重的自由交還你的愛，可是，我驕傲的美人，那也是我的生命到了終結的時候了。」於是，我全身的細胞都譏笑他這番話。……

說到這裏，卡特琳娜的故事被深切的情緒阻止了，他喘氣，對她的新理想微笑而正要繼續下去，可是偶然她閃亮的眼珠遇到珂丁諾夫發熱的眼在注視她，她驚震一下，想說什麼，而血液却充滿了她的面龐……她兩手掩着面，發暈似的倒在枕上。珂丁諾夫渾身都發抖了！一個痛苦的感覺，一種不能忍受的不可解說的痛楚像毒液似的流過他全身的血管，而且隨着卡特琳娜的每一句話而膨大，一種絕望的渴求，一種貪婪的難忍的情緒佔有了他的想像而擾亂他的感覺，同時，他的心被苦痛的無盡止的悲哀愈壓愈重，有時，他心的叫卡特琳娜停止，想將自己投到她的腳下，用眼淚懇求她還給他以前的愛情，還給他以前的純潔而沒有疑問的渴念，因而，他怨恨那些淚水在他的頰上乾得太快。他的被熱病痛苦地虐待的心

頭感到一陣疼痛，而不能給予他受苦的靈魂一絲帶淚的慰藉。他不明白她告訴了他一些什麼，他的愛情被激動這可憐的女人的情緒驚嚇了。那時他詛咒自己的心緒，它使他窒息，使他疲憊困倦，他感到好像溶化了的鉛液已經代替了血液而正在他的血管裏流動。

「嘎！那還不是我的悲哀，」卡特琳娜說，突然抬起了頭。「我剛剛所告訴你的這些並不是我的悲哀，」她用一種像銅片突然被新的情緒敲響的聲調繼續說着，同時，她的心房被秘密的流不出的眼淚沖裂了。「那不是我的憂傷，不是我的痛苦，不是我的災難！爲什麼，爲什麼我要想念母親？雖然在人世上我將得不到另外一個！爲什麼我介意她在最後可怕的時刻中所給我的詛咒？爲什麼我而爲己失掉了的鍍金的青春，溫暖的閨房和處女的自由而憂傷？我已將自己賣給魔鬼，將自己的靈魂細縛給毀滅者，只爲了貪圖虛偽的歡樂，我已犯了不能饒恕的罪過，我爲什麼還爲這些事情憂悶呢？咳，那不算是我的不幸，然而我的墮落是最大的原因！可是使我痛苦撕碎我的心的是我做了他的無恥的僕人，做了他的奴

隸！我是無恥的，可是把痛苦當作歡樂來記憶，這對於我貪饞的心是寶貴的，那就是我的悲哀，那裏面沒有能力也沒有憤恨可以贖回我的過失！……」

這可憐的人喘息着，一陣生理學的歇斯里的啜泣截斷了她的話，她發熱的吃力的呼吸燒着她的嘴唇，她的胸部膨脹，她的眼睛閃着無限憤恨的光芒。可是那時她的面孔發散出非常迷人的光彩，每一道肉紋，每一張肌肉都顫慄着充盈的熱情，閃現着極端動人的絕世的美麗，以致珂丁諾夫的陰鬱的想像馬上消失，他靈性的悲傷也靜止了下來。他的心胸被她的心壓迫得燃燒起來，而在狂暴的熱情中跟它一同迷失，帶着共同的激奮，共同無限的熱情，甚至使人在這種情感中暈過去的衝動而和諧地悸跳。卡特琳娜碰到了珂丁諾夫的困惑的目光和微笑。他的心因此加倍燃燒起來，他幾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原諒我，憐憫我」，他輕聲說，抑制住了他發顫的聲音，向她彎下身子，手搭在她的肩上斜倚着，很近地盯着他的眼珠，那樣的靠近，使他們的呼吸都混雜在一起了。「你在毀滅我了。我不知道你的悲哀，而我的靈魂是煩惱的……它

所感到的就是你的心在哀哭着的！告訴我你的需求——我一定依着做。跟我來，讓我們走，別毀滅我，別殺害我！……」

卡特琳娜不動地望着他，淚水在她燃燒的頰上乾掉了。他想阻止住她，握她的手跟她說幾句話，可是找不出話頭。一線奇怪的微笑浮上她的唇邊，似乎大笑正要從這微笑中爆發出來。

「我還沒有完全告訴你！」她後來用嘶啞了的聲音說，「只要你願意聽，你願意聽吧，熱烈的心！聽着你的妹妹，你已經解她痛苦的悲哀的一部份。我得告訴你我怎樣跟他住了一年，我，可是我不……一年過去了，他跟他的朋友們到河裏去，我和一個他稱作母親的女人被留下，在港口等候他。我等了牠一個月，兩個月，我遇見一個年輕的商人，我看着他，想到自己的黃金的歲月已經消逝。『妹妹，親愛的』他說，當他只跟我說了兩句話之後，『我是阿利奧沙，你命定的未婚夫，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老人家們就給我們訂了婚，你已經遺忘了我——想想吧，我是被你割棄的』。『關於你的被棄，他們怎樣批評我？』『人

們閑談說你作事不榮譽，你忘掉了你處女的貞潔，却跟一盜賊一個謀殺者相處」阿爾奧沙大笑着說。「你要說我怎樣呢？」我想說很多話，當我來到這裏——這時他的心很苦惱。「我想說許多，可是現在見了你，我的心已在胸內死去，你已經殺死了我」，他說。「我的靈魂也是一樣，把它帶走吧，縱然你在心靈和愛情上欺騙了我，美麗的小姐。現在我是一個孤另的人了，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的靈魂屬於自己而不是屬於別人的。我沒有像一些塗抹她的記憶的人將它賣掉，收買心靈是不夠的，我將無條件地贈送它，很顯然地這是一種好的買賣。」我笑了，不止一次兩次的。他這樣對我說，一整個月他都住在那裏，放棄了他的貨物，脫離了他的朋友獨自住着。我很爲他的孤獨擔心。所以有一天早晨我對他說，「等候我，阿爾奧沙，在港口的下面，當黑夜到來時，我一定跟你回到你的家，我已厭倦我的生活了，絕望得很。」於是不久天黑了，我理好一隻包袱，我的心感到疼痛而在裏面跳動。看吧，我的主人並沒有通知便無聲無臭地走了回來。「日安，我們走吧，河上又將遇到大風雨了，時間不能等候的」。我跟隨

他，我們走到河邊，開離他的助手的地方還很遠。我們望過去，一隻小船和一個我們認識的人正划着槳向河心駛，似乎他在等候誰。「日安，阿利奧沙，上帝保佑你。呃，你已經來遲了，你要趕緊尋找你的船隻嗎？划過這邊來，好先生，跟夫人一起，來這裏跟我們作伴。我已經放走了我的船，但我不會游泳。」「進來吧」，阿利奧沙說，當我聽到他的聲音時，我整個靈魂都感到了眩暈。「跟你太太一同進來吧，風快要來了，我在的茅舍裏，也有可以招待你們的房間。」我們於是上了船。那是一個黑暗的夜晚，星星早已躲藏起來，風在呼嘯，浪濤高高捲起，我們划着已離開岸邊一里路遠——三個人都沉默着。

「這是一場狂風暴雨，我的主人說，」「這是一場預兆不吉的大風雨！在河上，我從沒有見過像現在猖獗着的這樣大的風雨的！我們的船太重了，它載不了三個人！」「不，這不會的」，阿利奧沙答，「如果我們中間的一個出去，那似乎太多了」，說話時，聲音顫抖得像一根琴絃。「噫，阿利奧沙，當你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時我便認識了你，你的父親是我的同伴，我們常常同桌食飯的——告訴

我，阿利奧沙，你能不用船而到達岸邊嗎？抑或你願意無緣無故地死去，你願意喪失你的生命嗎？」「我不能到達。而你，你也是，好先生，假如你幸連得飲一次河水，你會到達岸邊不？」「我不能到，那會是我的生命的終結。我不能抵抗這狂暴的河！聽我說，卡特琳娜，我的寶貴的珍珠！我記得這樣一個晚上，可是浪濤並不顛簸，星子正在照耀，月亮非常明朗……我祇要問你，你已經忘記了沒有？」「我記得」，我說。「哦，你還沒有忘記，好，你沒有忘記當一個勇敢的男子對一個美麗的少女說假如其中有一個人不愛另一個時便取回她的自由的誓約！呢？」「不，我也不忘記那事情。」我說，似乎已死了大半。「呀，你沒有忘記！噢，我們現在在這船裏是處在惡劣的環境的。爲了我們中間的一個，他的時候還未到來嗎？告訴我，我的愛，說吧，我的鴿子，你溫柔的話句像一隻小鴿對我們喁喁情語……」

「於是我沒有說話」，卡特琳娜輕聲說，面色正在變白……

「卡特琳娜！」一個粗厲的重濁的聲音在他們耳邊震響。珂丁諾夫驚跳了起

來。門邊站着繆倫。他僅僅披着一張羊毛氈子，像死人一樣蒼白可怕，他正用最愚昧無情的目光注視着他們。卡特琳娜變得一陣比一陣灰白，她也堅定地注視着他，似乎已被符咒迷惑住。

「到我這裏來，卡特琳娜，」那病人低聲地說，用着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於是便退了回去。卡特琳娜仍然緊緊盯視着空中，似乎這老人仍舊站在她的面前。可是血液突然衝上她蒼白的面頰，她慢慢從床上爬了起來。珂丁諾夫記起他們第一次會面的情景。

「那末，明天，我的眼淚呵！」她說，奇怪地大笑著；「等到明天！記住我說到那裏：『選擇我們兩人中間的一個；選擇誰是你最親愛的而誰不是，美麗的』小姐！』你會記得嗎？你願意等一夜嗎？」她重複說了一遍，將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溫柔地望着他。

「卡特琳娜，不要去，不要再去見你的毀滅者！他已瘋了，」珂丁諾夫囁囁地說，他爲她而發抖。

「卡特琳娜！」他從隔板聽到了叫聲。

「什麼？他會殺我嗎？不怕！」卡特琳娜答，笑着。「祝你晚安，我的心肝，我熱情的鴿子，我的哥哥！」她說着，熱情地抱着他的頭到她的胸前，同時，淚水浸濕了她的臉。「這些是我最後的眼淚了。擺開你的痛苦吧，我的愛，明天快樂地醒來。」說完，她熱烈地吻他。

「卡特琳娜，卡特琳娜！」珂丁諾夫低聲喚叫，跪在她的眼前企圖阻止住她。「卡特琳娜！」

她扭過身子向他點頭，微笑着走出了房間。珂丁諾夫聽見她走到繆侖那裏，他停住呼吸來聽，可是不再聽到什麼響聲。這老人在沉默，也許又不清醒了……他想去走過去找她，可是他的腿在下面搖搖欲倒……他疲乏地倒在床上……

當他醒來後，很久很久，他分辨不出現在是什麼時候。無論在清晨的微明或者在黃昏的薄暮中，他的房子都是黑暗的。他不知道自己已經睡了多久，而只感得他的睡眠不是健康的睡眠。漸漸恢復清醒，他將手拂過面部，似乎要拂開晚上的睡眠和幻想。可是當他試想站起來時，他感到全身似乎已經被搗碎，他一雙疲憊無力的腿拒絕去服從他。他的頭疼而且暈眩，他輪流地戰慄和發熱。記憶跟着意識轉了回來，當他記起昨晚的事時，他的心又在顫慄了。他的心配合着他的思想跳動得怎樣劇烈，他的感情便是怎樣的激昂和興奮，似乎自卡特琳娜離開他到現在並沒有經過一夜，沒有隔這許久的時間，只不過隔了一分鐘。他感到他的眼睛好像還被淚水濕潤——或者也許這些是新流出來的淚，像泉水一樣從他燃燒着的靈魂裏噴射出來？然而，說也奇怪，他甚至認為他的痛苦是帶着蜜味的，雖然



他模糊地感到他再不能受得住這種情感的狂暴了。有一個時候當他微微地意識到死時，他準備像歡迎一個客人似的迎接它。他的情緒是那樣過度的緊張，他的熱情在醒來時是那樣狂暴的汹涌，許多狂喜又佔有了他的被狂熱加速跳動和支持的心靈，似乎已經到了一分鐘內便要爆裂，炸碎，搖落，而永遠被毀的程度。幾乎就在那個時候，似乎是回應他的痛楚，回應他顫慄的心絃，卡特琳娜那熟悉的醉人的像銀鈴樣的聲音清脆地響出——像一個人在歡樂和平靜的喜悅的時候，靈魂裏所感到的一種奧妙的心靈的音樂。靠近他的身旁，幾乎在他的枕邊，一首歌開始在唱，最初柔和而且憂鬱……她的聲音又起又伏，急遽地消逝，好像正隱藏着它自己，於是又低唱着它的未能償願的隱藏着渴望的絕望地匿藏在他憂抑的心裏的痛苦；於是，這聲音又轉入一種夜鶯的顫唱，帶着不能控制的熱情顫動和熾熱，溶化入一面狂喜的大海，一面有力的大海，沒有約束的歌聲，像在愛情的幸福中的第一刹那。

珂丁諾夫也能辨別出那些字句。它們是單純的忠誠的，很久以前就被坦白的

安靜的純潔和清晰的感情組合而成，可是他忘記這些，他只聽見那歌聲。經過那簡單的天真的歌詞，閃爍着其他震響着所有那些充塞他的心胸的渴望，感應着他熱情的最秘密的智慧，這種智慧連他自己也不能了解，雖然它們清晰地以完滿的意識來對他起了迴響。一刻之後，他聽到了一陣無助地暈倒在熱情裏的心的呻吟，於是他又聽到一種願望的靈性的喜悅掙斷了牠的鐵鍊自由地光明地衝進那無羈絆的無約束的愛情的海洋。於是他聽到了他的愛人的第一次誓約，在她臉上的第一次紅暈裏帶着芳香的羞怯，帶着祈禱，眼淚，和神秘的怯懦的喃喃私語；於是，狂醉的熱情，它內部力量的驕傲和快樂，或隱或現，用震響的笑聲在她的周圍轉移她那醉人的眼睛……

珂丁諾夫不能忍受歌聲的終結，他從床上爬了起來。歌聲立刻停止了。

「早安日安都過了，我的愛，」卡特琳娜的聲音鈴一樣響出來，「祝你晚安，起來吧，到我們房裏來，起來投奔光明的悅樂，我們等候你呢。我和主人都是好人，是你的馴從的僕人，用愛情來消除憎恨，假如你的心依然是憤恨的。講

一句友誼的話吧！」

珂丁諾夫已經走出自己的房間去奔應她第一次的召喚，而且幾乎不察覺自己正要走進房東的臥室。房門在他面前打開了，於是，像陽光一樣輝朗，他的奇怪的女房東的鍍金的微笑在他身上閃亮。那時，他所看見的所聽到的除了她沒有別人。一剎那間，他的整個生命，全部喜悅，都溶化入他心靈上的一件物件裏——他的卡特琳娜的輝亮的幻影。

「兩次黎明都過去了」，她說，將自己的手遞給了他，「自從我們說再會；第二天就要消逝了——望出窗外吧。喜歡這兩個在一個女子的靈魂中的黎明」，卡特琳娜加添說，笑着。「這一個使她的面孔發泛第一次羞澀的紅暈，當最初她孤寂的少女的心在胸膛裏說話的時候，而另一個，當一個少女忘了她最初的羞怯，像火一樣燒灼時，窒息住她少女的心，驅逐紅色的血湧到她的臉上……來，走進我們的屋子，好青年，你爲什麼站在門口？敬重你，愛你，主人也在歡迎你！」

帶着像音樂一般清響的笑，她牽了珂丁諾夫的手將他引進房裏。他的心被怯懦所淹沒。一剎那間，所有他的熱病，憤怒在他的胸膛裏的火都消滅淨盡了，足有一刻，他迷亂地垂下眼皮而害怕看她。他感到她是那樣驚人的美麗，而使得他的心再也忍受不住，他燃燒着兩隻眼睛。他從未見過他的卡特琳娜像現在這樣動人的。最初，歡笑和愉悅在她的面上閃耀，焙乾着她黑色的睫毛上的憂傷的淚水。他的手在她的手裏戰慄。假如他抬起他的眼，他會看到卡特琳娜帶着勝利的微笑，清明的眼珠緊盯着他的含着迷惑和熱情的面孔。

「起來，老人」，她最後說，似乎正在覺醒。「說一句歡迎我們的客人的話，一個像我的兄弟的客人！起來！你這倨傲的頑強的老人；起來吧，現在，牽他的白手使他坐在桌旁。」

珂丁諾夫抬起自己的眼睛，似乎現在才算清醒。於是他只想到繆命。那老人的眼睛似乎被死亡的痛苦模糊了，在堅定地注視着他。他的心裏一陣劇痛，他記起上次這雙眼睛從濃黑的凸出的眉毛下閃射他的情景，像現在一樣鄙卑，狹窄，

帶着痛苦和憤怒。他的頭感到微微的暈眩。他四面看看，於是便清楚地分別辨認出一切的事物。繆侖仍舊躺在牀上，但他已穿了一部份衣服而且在早上時曾走過出房。像以前一樣，他用紅手帕圍着頸，腳上穿着拖鞋。他的病症顯然已經消退，只是他的面部仍然是可怕的蒼白和發黃。卡特琳娜正立在他的床邊，她的手扶着桌子，在宮心地看着他們兩個。可是歡迎的微笑仍沒有離開她的面部。似乎一切事情都告完成而只等她的簽字。

「對啦！就是你」，繆侖說，抬起身來坐在牀上。「你是我的房客。我得請求你的原諒，先生，我已經完全無知地侵犯你和損害你，前幾天用我的鎗來愚弄你。誰能說你也是被憂傷的疾病擊打的？我常常遇到這樣的事情。」他用着粗厲的難過的聲調說，皺着眉無意識地將視線離開了珂丁諾夫。「我的苦惱像一個賊似的在晚上沒有敲門便來找我！那一天我幾乎將一把刀刺進她的胸膛……」他伸出身子向卡特琳娜點着頭。「我病了，一陣痙攣發作捕攬我——咳，那已經夠了。請坐下——你該是我們的客人。」

珂丁諾夫仍然注意地盯視着他。

「坐下，坐下！」老人不耐煩地叫。「坐下吧，假如這樣會使她歡喜！那末你們是兄妹了，是同一個母親生出的！你們兩個像情人似的彼此相愛！」

珂丁諾夫坐了下來。

「你看你已找到了一個多末好的妹妹」，老人繼續說，大笑着，露出兩排白色的整潔的牙。「彼此相愛吧，我親愛的人兒。你的妹妹漂亮嗎，先生？告訴我，答呀！過來，你看她的雙頰在怎樣地燃燒。來，仔細看，爲她的美麗而向全世界歌唱讚頌吧，表示你正爲她而心痛。」

珂丁諾夫皺着眉憤怒地望着老人，他在他的視線下畏縮。一種難覺的狂怒湧上珂丁諾夫的心頭。由於一些動物的本能，他感到近着他的是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不能預料他將發生什麼，他的理性已拒絕去侍奉他了。

「不要望」，一個聲音在他的後面說。

珂丁諾夫周圍看看。

「不要看，不要看，我告訴你，如果這惡魔在誘惑你，同情你的愛情」，卡特琳娜說，笑着，突然用她的手從背後掩住他的眼睛。接着又馬上除開她的手，「將自己的面孔藏在裏面。可是穿過她的手指」似乎可以看見她面部的顏色。她移動她的手，仍像火樣燃燒着。他想活潑地勇敢地碰過他們的帶笑的管閑事的眼光。可是他們兩個都默默地看着她——珂丁諾夫帶着愛慕的麻醉，似乎這樣可驚的美麗穿刺進他的心還是第一次。老人冷酷地專注他。除了他變藍的嘴唇微弱地顫動以外，你再不能從他蒼白的臉上看到什麼。

卡特琳娜走近老人，她不再笑了，開始在清理桌上的書，紙，墨水瓶，和一切東西，把她們都放到窗台上。她的呼吸急速而且不平均，她時不時深長地吸一口氣，好像她的胸部受到了壓迫。她的豐滿的胸脯膨脹起來。又像海岸的浪濤似的降落。她垂下眼睛。瀝青黑的睫毛在她輝朗的額上閃耀，像銳利的針……

「一個女皇，」老人說。

「我的好主！」，珂丁諾夫輕輕說，全身都在戰慄。他恢復了他的意識，感

到老人的眼睛正盯着他——他給他的閃射像電光在閃射——貪婪的可憎的冷酷的蔑視。珂丁諾夫想從座位站起，可是一些不見的力量似乎絆壓住他的兩腿。他又坐了下來。有時他捏他的手，不相信是在現實的境地裏。他感到似乎他正被一個夢魔絞勒着，似乎他的眼睛仍在不幸的熱病的睡眠中關閉。可是，說來奇怪，他竟不願意甦醒：

卡特琳娜除去了舊桌布，打開一個箱子，從裏面取出一張華麗的用金色的絲絨刺繡的桌布鋪在桌上；於是，她從櫥子裏取出一隻舊式的，看樣子是祖傳的珠寶匣放在桌子中間，從裏面拿出三隻銀杯來——一個給主人，一個給客人，一個給她自己。於是她用一種嚴肅的幾乎深思的神氣望着老人和客人。

「我們之中的一個親近另一個，或者不親近」，她說。「假如你們中有一個不愛另一個，他一定愛我，而且得同我飲一杯。你們兩個都像我的哥哥一樣愛我；那末，讓我們一同痛飲相愛和相好。」

「痛飲而且瀟灑陰暗的想像於酒中吧」，老人用改變了的聲調說，「斟出

來卡特琳娜」。

「你也要我斟嗎？」卡特琳娜望着珂丁諾夫問。

珂丁諾夫默然地伸出他的酒杯。

「等一等！假使誰有一個秘密和幻想，你的欲望是會實現的！」老人說，舉着他的杯子。

他們的杯一同碰得叮噹作響，於是都飲了。

「現在讓我跟你飲，老人」，卡特琳娜說，轉身向着房東。「讓我們飲，如果你的心對我是仁慈的！讓我們爲過去的快樂而痛飲，讓我們祝賀過去耗費的歲月，讓我們用真心和愛情讚頌我們過去的歡樂。吩咐我倒滿你的杯子，如果你的心對我是溫暖的。」

「你的酒是強烈的，我的愛，可是你差不多沒有潤濕你的嘴唇！」老人說，笑着又伸出他的酒杯。

「好，我一定啜飲，可是你要乾杯……老頭，爲什麼生活要默契在幽暗的

思想裏；幽暗的思想只有使人心痛；想像召來了憂鬱；帶着快樂的人可以不用思想而生活；飲吧，老頭兒」，她繼續；「溺斃你的思想。」

「許多悲哀一定在你的內心激動，因為你這樣來武裝自己！那末你要即刻結束它，我的白鴿。我跟你飲，卡特雅！先生，如果你允許我問，你是不是也有一個悲哀？」

「假如我有，我得替自己保守」，珂丁諾夫喃喃地說，眼睛緊緊盯住卡特琳娜，

「你聽見嗎，老頭兒？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我不了解自己，不記得事情；可是時候到了，我便記起了一切而且追念它們；所有過去的事我又在我不滿足的靈魂裏重現了。」

「是的，那很是悲哀的假如一個人祇祇看見過去」，老人幻夢般說着，「過去就像是酒，雖應該被人喝掉！過去有什麼快樂？外衣已壞經了，便得將它拋掉。」

「他得找一件新的」，卡特琳娜帶着勉強的笑容湊上去說，同時，兩顆大淚珠像鑽石似的掛在她的睫毛上。「一個人不能在一分鐘之內放下他的一生，而一個女子的心在渴望着生存——在它沒有保守的餘地。你懂得嗎，老頭兒？你們看，我已把我的眼淚埋進酒杯裏了。」

「你用你的痛苦買來很多歡樂嗎？」珂丁諾夫說——他的聲調裏顫抖着激情。

「那末你自己必定有許多痛苦準備拍賣」，老人答，「所以你的說話不得到同意」，於是他發出一下可憎的輕微的笑，無禮地望着珂丁諾夫。

「爲它而出賣自己的東西，我現在有了」，卡特琳娜用一種響着煩悶困惱的聲調說。「有些人對這事想得很多，而另外的人很少。一個人想將自己所有的給了人而不取酬報，而另外的人并不答應什麼，那顆柔順的心却仍舊依戀和跟隨着他！你不要責備任何人」，她接着說，悲傷地望着珂丁諾夫。「一個人好像這樣，而另一個却不同，雖然他知道爲什麼他的靈魂渴念某一個人！斟滿你的酒杯。」

老頭兒。你爲女兒的快樂飲一杯，她是你的溫和的順從的僕人，像我第一次認識你的一樣。舉起你的杯呀！」

「那末飲吧！你的杯也要加滿！」老人說，拿起了酒。

「等等，老頭兒！放開飲酒，讓我們先說一句話……」

卡特琳娜將肘子擱在桌上，專注地用着熱情的閃耀的目光看着老人。一種奇異的決斷在她的眼裏閃樂。可是她的一切動作都是嚴肅的，她的態度，她這種姿勢是突然的，出人意料的，迅速的。她似乎是置身在奇異的火上。可是她的美麗似乎跟着她的情緒和她的活潑而增長。她的急速的呼吸輕微地吹脹她的鼻孔，從嘴唇邊浮升起來，她的嘴唇在微笑中半開着，露出兩排雪白的珍珠似的牙齒。她的胸口沉重，她的圍着頭盤繞了三圈的髮卷隨便地垂到左耳，遮過燒灼的頰部的一部份，汗點從她的太陽穴流出。

「算算我的命運，老頭兒，告訴我的命運，我的父親，在你把你的心溺進酒裏之前。這裏是我給你的白手掌——人們叫做魔術家是很不錯的。你已經從書上

研究了所有的妖術了！你看，老頭兒，告訴我我所有不幸的命運，祇祇請求你不要說誑話！來，盡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將來還有沒有給你女兒的快樂，抑或你不會饒恕她而在她的途徑上召來一個災難的悲哀的命運？告訴我，是否我應該有一個溫暖的角落當作我的家，抑或像一隻過路的鳥將要在善良的人家中尋覓一隻窩巢——我終身都是一個零丁的孤兒。告訴我誰是我的敵人，誰在爲我預備愛情，誰在謀害我，告訴我，我的熱情的年輕的心會在寂寞和痛楚中呈露它的生命到底，抑或它會自己找尋一個伴侶，跟它調和着快樂地跳動直到新的悲哀到來的時候！立刻告訴我，老頭兒，我的活潑的小鷹居住在那一個很遠的海洋和森林以外的藍天底下。他是不是在熱切地尋找他的伴侶，而且他是不是在愛戀地等候，他會不會親熱地愛我；他是否不久便厭煩我，他會不會欺騙我，都作一次的答復我，最後一次的告訴我，老頭兒，我是否渴望跟你分別的那個時候，坐在一個不安的角落裏讀着魔書，當那個時候，老頭兒，我會深深向你鞠躬，向你告別，多謝你的麵包和鹽，多謝你給我的飲食，多謝你講給我聽的故事……可是記着，

告訴我實話，不要說謊。時候已經到了，爲你自己站起來。」

說到最後的話時她的激昂興奮越來越大，這時，她的聲音突然被激情撕裂，似乎她的心被體內的騷動帶走了。她的眼睛閃爍，她的上肩衰微地顫動。可以聽得出她的每句話裏都帶着一種憎恨的像一條毒蛇一樣的譏刺，可是在她的大笑中仍帶着眼淚的震響。她伏在桌面身傾向老人，用熱切的注意盯視進他的無光的眼睛。珂丁諾夫聽到她的心在說完話的時候突然悸跳。當他從條橙上站起望着她時，他狂喜地呼叫起來。可是老人一下疾飛而過的頃刻的閃視又把他釘牢到他的座位上。一種奇異的恥辱、嘲笑、暴躁、憤怒的不安的混合感覺和狡黠，可憎的好奇都從他剛才頃刻間的瞥視閃射出來，這使得珂丁諾夫每次想起時都發寒戰，而且他的心充滿了煩困，苦惱和無助的憤怒。

沉思地，老人帶着悲傷的好奇望着卡特琳娜。他的心已被刺傷，話已說盡了。可是他的面孔沒有一根眉毛動一下！他只是在她說完時微微一笑。

「你要馬上知道很多，我的已長滿羽毛的小雛鷄，我的驚擾的小鳥！還是給

我加滿一大杯酒的好！讓我們首先祝賀我們的和平和善意。不然，我將毀壞我的預測，從一個人的黑色的邪惡的眼睛。力量就是惡魔！罪惡永遠是接近它的！」

他舉起杯子便飲。他飲得越多，他的面色越是蒼白。他的眼像紅煤似地燃燒。顯然地，牠們的熱病的目光，和他的面部那種突然像死樣的發藍，預算着另一個衝動已危在目前了。那酒很強烈，所以在乾了一杯之後珂丁諾夫的眼睛漸漸朦朧起來了。他的熱病的發炎熱的血液再也不能忍受了；它湧上他的心，混亂而且朦朧他的理性。他的不安越來越劇烈。爲了鬆弛他逐漸增加的激動，他斟滿他的酒杯又飲了起來，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而血液却更加速地流過他的脈管。他似乎已經癡狂，牽強他的精神到一個極端，而且，他幾乎不能注意在他的奇怪的房東和女房東中間正發生什麼事情。

老人將他的酒杯對着桌子敲出一陣鳴響，

「斟滿它，卡特琳娜！」他叫，「再把它斟滿，壞女兒，斟滿到杯邊！讓老頭兒平安地躺下，這樣的對待他，就是這樣，多倒些，倒出來，我的美人！讓我

們一同飲！怎末你飲得這樣少？抑或我的眼睛欺騙了我？……」

卡特琳娜回答了他一些話，可是珂丁諾夫不能聽清楚她說什麼：老人不讓她說完；他握緊她的手似乎他不能遏制所有正重壓在心頭的苦痛。他的面很蒼白，他的眼睛一忽兒朦朧，一忽兒又閃燃着火。他的嘴唇變白而且顫動，用着一種不平衡的苦惱的帶着一閃奇異的喜悅的聲調，他對她說——

「把你的小手給我，我的美人！讓我告訴你的命運。我一定很忠實地講。的確是一個魔術家，所以你沒有說錯，卡特琳娜！你的最純潔的心照實地說我只是魔術家，而不會隱藏實情，這顆單純的少女的心！可是有一件事你不知道，那不是我這個魔術家指點你的智慧的事情！智慧不是少女所需要的，她雖然好像不知道不明白，她可聽到完全的實話。她的頭腦是一條狡詭的蛇，雖然她的心在溶化進眼淚裏。她要爲自己尋覓，要從困憊中打通一條路，要保持她機巧的欲望！有些事情她可以用理智取勝，而在那她不能以理智取勝而用美貌迷惑的地方，將用她黑色的眼使一個男子的心狂醉——美貌能征服力量，甚至鐵的心腸也會被撕

裂開！你還有悲哀和痛苦嗎？一個男子的悲哀是沉重的！可是煩惱并不接近衰弱的心靈，煩惱是強健心靈的親密的朋友；它暗暗地流了一滴血淚，可是它不去向善良的人乞求可恥的慰藉：小姐，你的悲苦像沙漠中的印迹——大雨將它洗去，太陽將它晒乾，風暴將它吹散。讓我給你多講些，讓我告訴你的命運。誰愛你，你就會做誰的奴隸，你會自己束縛你的自由，你會發誓將自己當作抵押品交了給人而不會取回自己，在通常的時候你不知道怎樣去停止戀愛，你會播散一粒穀種而你的摧毀者却收回了一大束穗子！我的溫順的孩子，我的小金髮，你埋你一顆淚珠進我的酒杯裏，可是你不能因此而滿足——馬上你便會流出一百顆；你不再能夠說什麼甜蜜的話，和誇張你的悲痛的生活！你不需要憂傷這個——眼淚，天堂的露水！它會帶着利息回到你這裏來，你的珍珠般的眼淚，在多災多難的晚上，那時殘酷的悲傷的不幸的想像會噬咬你的心——於是爲了那同一滴眼淚，另外一個人的淚也會滴在你溫暖的心上。——并非一顆熱淚而是一顆血淚，像溶化了的鉛；它會把你雪白的胸膛染上了血，直到鬱悶的日子中陰沉幽暗的早晨，你會在

小床上煩亂，流着你心頭的血，直到第二個黎明你的新傷口也不會痊癒，斟滿我的酒杯，卡特琳娜。再斟滿它，我的，我的。爲我的聰明的忠告而倒一滿杯，沒有更多廢話的必要了」。他的聲音漸漸微弱而且顫抖，嗚咽似乎在他胸內已到了爆發點，他倒出了酒，於是貪婪地再喝一杯。接着，他砉然一聲將杯放在桌上。他模糊的眼睛又一次閃射着火燄。

「咳！盡你可能的生活吧！」他大聲叫，「過去的已成事實而且去了。斟滿這一大酒杯，斟滿它，那末可以用它來懲罰這叛逆的頭腦，而整個靈魂會跟它一同死去！讓我夫尋覓那沒有黎明的長夜，而使我的記憶完全消滅。人們所說的已經事實了。所以，商人的貨物已經陳腐，已被攔得太久了，他得無條件地捨棄了它！可是商人在同樣代價之下不會販賣他的自由。他的敵人的血應該流出，而那清白的血也應流出來，那末，顧客一定會將他們迷失的靈魂放進這次買賣裏！斟滿我的酒杯，再加滿它，卡特琳娜。」

可是那隻拿着酒杯的手似乎在變硬而不能移動；他的呼吸是吃力的困苦的，

他的頭垂了下來。最後一次地，他用無光的眼睛注視珂丁諾夫，可是，最後他的眼睛又朦朧了，他的眼皮像鉛一樣沉重地垂下。一種死樣的蒼白散布了他整個的面龐……他的嘴唇痙攣和顫動了一陣，似乎仍舊想說話——突然，一顆很大的熱淚挂上他的睫毛，分散開來，慢慢流到他蒼白的頰上……

珂丁諾夫不能再忍受了。他站了起來，搖曳地，向前走了幾步，走到卡特琳娜的身邊，緊緊捉住她的手。可是她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甚至沒有望他，好像她不認識他……

她，也好像失了知覺，似乎一個念頭，一個堅決的意想已經完全吸引住她。她倒到臥着的老人的胸上，將雪白的臂膀圍着他的頸，用熾熱的發燒的眼睛盯視着老人，像那眼睛已被釘牢在老人的身上。她一點也不感覺得珂丁諾夫正握着她的手。最後她向他轉過頭來，給了他一下長久的搜索的凝視。似乎最後她明白了，一絲痛苦的驚駭的微笑疲乏地憂抑地浮上她的唇邊……

「走開，走開」，她低聲說；「你是醉了的，邪惡的，你不是我的客人……」

於是她又轉向老人，眼睛緊盯着他。

她好像在凝視着他每一下的呼吸，而用她的眼睛撫摩着他的睡眠她害怕呼吸，窒息着她豐滿的悸跳的心，她的面部表現出那許多狂亂的惋惜，因此，失望，暴怒，和不知足的憤恨馬上攫住珂丁諾夫的靈魂。……

「卡特琳娜，卡特琳娜！」他叫，像鉗子樣緊捏她的手。

一個痛苦的表情掠過她的面孔，她又抬起了頭，用着那種非常侮慢非常輕蔑的驕傲態度望着他，使得他幾乎站立不住了。於是她指指那騙着的老人——似乎所有他的仇敵的嘲笑已經走瀾她的眼裏，她又彎下身來，一瞥嘲笑的眼光閃着珂丁諾夫，給他的心靈送來一個冰冷的寒戰。

「怎末？他會謀殺我？我猜想。」珂丁諾夫說，將要發怒的樣子。什麼妖魔似乎在對他耳語說他了解她……而他的整個心在嘲笑卡特琳娜的堅決的意念。

「我要買你，我的美人兒，從你的商人的手，假如你需要我的靈魂，不要怕他不會殺害我……」一種堅決的使珂丁諾夫的全身發着寒戰的笑印在卡特琳娜的

臉上。話中所含的無限的諷刺撕碎了他的心。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幾乎沒有了知覺，他斜倚着牆，從釘上取下了老人的一把貴重的舊式的刀子。一個驚駭的樣子似乎表現在卡特琳娜的臉上，可是同時，憤怒和悔慢用着同樣的力量反映在她的雙眼裏。望着她，珂丁諾夫變得軟弱了……他感到好像有人在從裏和催促他的狂暴的手發瘋。他把刀拉了出來……卡特琳娜一動不動地停住了呼吸看着他……他眼睛閃大地向老人逼視。

那時，他似乎看見老人開了一隻眼，笑着看他。他們的目光碰在一起了。珂丁諾夫凝視了他幾分鐘……忽然，他覺得老人的整個面部都在笑，而後來，一陣惡魔似震動靈魂的笑聲圍繞了整個房子。一個隱祕的罪惡的念頭像一條蛇似的爬進他的腦袋。他戰抖了一下；那刀從他的手上吭唧一聲跌到地板上。卡特琳娜尖叫一聲，好像正從遺忘的夢魘裏，從一個沉重的不能變動的幻想中驚醒過來……那老人，面色白得非常可怕，他從床上慢慢爬起，憤怒地將刀踢到屋角裏。卡特琳娜面色灰白地立着，像死了似的，不能動彈，她的眼臉在緊閉，她的面部被一

種漠然的難堪的痛苦所纏繞；她將雙手掩住面孔，於是從心坎發出一聲叫喊，幾乎窒息了的倒在老人的腿上……

「阿利奧沙，阿利奧沙！」從她喘息着的胸膛裏迸出這樣的叫聲。

老人將她攬在他有力的臂膀裏，幾乎把她壓在自己的胸上。可是當她將頭埋在他的懷裏時，老人面上的每一個表情都激動着模糊不清的無恥的笑，使得珂丁諾夫整個靈魂都被淹沒在恐懼裏。欺詐，暗算，冰冷，嫉妒的暴虐和恐怖都充滿了這顆可憐的已經破碎了的心——那是他從那無恥地毫不掩飾的笑中悟解到的。

「她瘋了！」他低聲說，像一張樹葉似的戰慄，於是，恐懼使他麻木，他奔出了房門。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珂丁諾夫面色蒼白，仍舊被昨天的激動弄得迷亂和眩暈，當他打開雅羅斯拉夫·伊里奇的門去找他，然而自己說不出爲什麼，而看見繆侖在房裏的時候，他便驚詫地搖搖欲倒地退出來，像化石般站在門口。那老人，甚至比珂丁諾夫還灰白，似乎太弱而站立不穩，然而他又不能坐下，雖然雅羅斯拉夫·伊里奇非常欣喜他的到訪而請他坐下，雅羅斯拉夫·伊里奇在看見珂丁諾夫時也驚詫得叫了出來，可是，一剎那間，他的欣喜消失了，他突然現出非常狼狽的樣子，而站在桌子和椅子的中間。顯然地，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和怎樣做，而他也完全意識到在這樣困難的一刻中他竟隨便地吸着煙斗離開客人是無禮的舉動。然而他仍舊（那是由於他的迷惑和狼狽）繼續用所有的氣力，其實是用着熱情來捏着他的煙斗。珂丁諾夫終於走進房裏了。他投給繆侖一瞥匆遽的目

光，一個表情掠過老人的臉部，有點像昨天那種懷惡意的微笑，這種笑，甚至現在還使珂丁諾夫發着憤激的寒戰。然而，一切的敵意都在頃刻間消失，而空氣也緩和下來，老人的臉部裝作出一種完全不可親近的冷淡的神氣。他很深地給他的房客鞠了一個躬，……這情景畢竟給珂丁諾夫帶來了一個現實的意識。渴想明白這件事情的真相，他專注地望着那正在不安和狼狽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

「進來，進來」，他終於叫出了。「進來吧，最親愛的華西里·米哈里支；你的到來使我很幸榮，把一個印迹歸諸……在這些平常的事情上……」雅羅司拉夫·伊里奇說，指着房內一個牆角，他的面像一朵玫瑰花似的發紅，說時，他迷亂，發怒甚至自己最特意的語句也說得不得要領，他在房子的最中央很響地移動一張椅子。

「我希望我不是在妨礙你，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珂丁諾夫說。「我需要……兩分鐘……！」

「聽我說！雖然你會妨礙我，華西里·米哈里支，可是讓我敬你一杯茶。」

「嗎，來人呀……我也相信你不會拒絕飲一杯吧！」

繆侖點點頭，表示他不會這樣做。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高聲對進來的僕人說，嚴厲地命令他另外取三隻酒杯來，然後他坐在珂丁諾夫的身旁。有幾次他像泥貓似的左右轉動着頭，由繆侖轉到珂丁諾夫，又由珂丁諾夫轉到繆侖。他所處的地位是非常不愉快的。他顯然想說幾句話，無論如何，要爲一方面說出他極端困難的意見。可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完全不可能說出一個字……珂丁諾夫似乎也在困惑中。隔了好一刻，大家才開始一同說話……繆侖，沉靜地用着好奇的目光看着他們兩個，慢慢張開了口，露出所有的牙齒……

「我來告訴你」珂丁諾夫突然說，「由於一件令人非常不快的事情，我不得不離開我的住所，而且……」

「想想，多末一件奇怪的事情！」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忽然攔住了他的話。「今天早晨當這有身份的老人將你的目的告訴我時。我承認我完全被驚愕住了。」

可是……」

「他告訴你」，珂丁諾夫拉奇異地望着繆侖。

繆侖捋一捋他的鬍鬚，暗暗發笑。

「對了」，雅羅斯拉夫，伊里奇接上去說：「雖然也許我誤會了。可是我敢對你說——以我的信譽作担保，我可以答復你說，在這有身份的老人的話裏是沒有任何陰影對你有損害的……」

這時，雅羅斯拉夫·伊里奇漲紅了臉而且努力抑制他的情緒。繆侖，在因另外這兩個人的挫敗而歡喜於心的滿足之後，向前走了一步。

「就像這樣，先生，」他說，謙恭地向珂丁諾夫鞠着躬：「他先生大胆地煩擾了你。那似乎，先生——你自己知道——女主人和我，就是我們會快樂，自由地，竭誠地——而我們不敢說一句……可是我生活的方式你是知道的，你爲你自己而觀察，先生！其實，萬有之主僅僅讓我們生活，爲了這，我們祈禱他的聖潔的意志。此外你自己知道，先生，這是否爲我造成的悲哀。」說到這裏，繆侖

又用他的袖子去拭他的鬚鬚。

珂丁諾夫險些病倒了。

「對了，對了，我自己來告訴你關於他的事，他病了，那是很不幸的。我應該用文法來說，可是，原諒我，我說法語不大流利，那是……」

「的確這樣……」

「的確這樣，那是……」

珂丁諾夫和雅羅司拉夫 伊里奇彼此從椅上欠起了身子鞠了半個躬，然後一同用一陣辯白的笑來掩飾他們的狼狽。主張實際行動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即刻便恢復了原來的狀態。

「我已經詳細地問這忠誠的老人」，他說。「他已將那婦人的毛病告了訴我……」說到這裏，溫雅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也許想隱匿他表現在臉上的狼狽，用徵詢的眼光匆促地望着繆侖。

「是的，關於我們的女主人……」

文雅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沒有堅持說下去。

「女主人，那就是，你原先的女房東，我不明白怎樣……可是哎呀！她是一個苦惱的女人，你知道……她說她妨礙着你……在你的研究中，而她自己……你對我隱瞞了一件重要的事，華西里·米哈里支！」

「什麼？」

「關於那把鎗」，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叫了出來。幾乎在最放縱的音調中帶着百萬分之一的溫和，鳴嚮在他友善的恐懼中的譴責低聲說着。

「可是」，他慌忙加上說，「他將所有關於這件事的都告訴了我。你寬恕了他對於你的非出本意的錯誤，這種措置很高尚。我發誓我親眼看見他流淚的。」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的臉又紅了，他的眼在閃耀，他在椅子裏興奮地移動。

「我，那是，我們，先生，那是，你的厚賜，我，確實的，我跟我的夫人在禱告中為你祝福」，繆侖說。當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克服了習慣的騷動時，他望

着珂丁諾夫這樣說：「你自己知道，先生，她是一個有病的愚昧的婦人。我的腿快不能支持我了……」

「不錯，我已準備了，」珂丁諾夫不耐煩地說；「請諸，那已經夠了，我要直接地……」

「不，那是說，先生，我們非常感激你的仁厚，」（繆侖很深地鞠一個躬）。
「那不是我要告訴你的，先生，我要說一句話——你知道，先生，她差不多從她的家裏來找我，從很遠的地方，正如人家說的，在七重山水之外——別嘲笑我們卑微的說話，先生，我們是無知的人——從很小的孩提時候起她這樣的！一個不健全的腦筋之輕率，她在森林裏長大，在一個農夫的家庭，在船夫和工人的手裏長大。然而，不久他們的房屋被燒掉。她的母親，先生，已被燒死。她的父親被燒死——我敢說，沒有人料想得到她會告訴你……我干涉，可是外——外科醫生的會議在莫斯科檢查她。你知道先生，她是十分難治的，事情就是這樣。我是遺留給她的一切，她跟我共同生活。我們活着，我們向上帝祈禱而信託依賴

萬能者，無論什麼事情，我從沒有反對她。」

珂丁諾夫的臉色變了。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

「是，那可不是所要說的……不是！」繆侖糾正了他自己，嚴肅地搖着頭。「她是，據說，一個輕率的易變的可愛的頑固的動物，她常常在等待一個情人——是否你原諒我這樣說——等待一些愛她的人。從這點看，她是瘋了的。我用我的神仙故事娛樂她，爲了使她快樂，我盡可能地討取她的歡心。我看見，先生，她怎樣——原宥我愚笨的話語，先生，——繆侖繼續說，鞠着躬而且用袖子拭着鬍子。——「她怎樣跟你交好，你，我是說，閣下，對於懷着愛慕的目的去接近她，你是很渴望的。」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面上漲起深深的腓紅，含着責備地望着繆侖。珂丁諾夫很難仍舊坐在他的位子上。

「不……：：：：：那不是這樣，先生……：：：：我簡單地說，先生，我是一個農夫，我願意聽從你的吩咐……：：：：自然，我們是愚蠢的人。我是你的僕役。先生」，他叫

着，深深地鞠着躬；「我的妻子和我將用盡全心去爲你的恩德而祝禱……我們需要什麼？身體強健而且有足夠的食糧——我們不怨恨。但是我應該做什麼，先生；將我的頭放進圈套裏？你自己知道。先生，你知道生活是什麼而且會憐憫我們。但是，那將變成怎樣，先生，假如她也有一個情人……請饒恕我粗魯的話句。先生，我是一個農夫，而你是溫雅的君子……你是一個年青的人，閣下，驕傲而且性急，而她，你自己知道，先生，她是一個沒有理智的孩子——她是容易犯罪的。她是一個活潑的女郎，快樂而且甜蜜，然而我是一個常常生病的人。噫，似乎，魔鬼已經誘惑她了，閣下。我時常用神仙故事來阿諛她，我眞的這樣做；我阿諛她；我們，我的妻子和我該怎樣爲你的恩德而祈禱呵！我們得怎樣地祈禱！她對你有什么影響，閣下，假如她是美麗的？她依然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婦人，一個骯髒的農婦，一個愚笨的粗俗的女子，一個像我這樣的農夫的伴侶。先生，像你這樣的君子，是不應該結交農人的！但她和我一定要爲你的榮譽你的恩德而向上帝祈禱，我們將怎樣祈禱呵！」

說到這裏，繆侖很深地鞠躬，他的背彎了一個很長的時候，於是繼續他用的衣袖去抹鬍子。

羅雅司拉夫·伊里奇不知道他自己正站在那裏。

「是的，這個好人，」他總結着說，「對我說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我不敢相信他，華西里·米哈里支聽說你仍舊有病」，他急促地插嘴上去，用充滿了興奮的淚水的眼睛狠狠地看着珂丁諾夫。

「好了，我欠你多少房錢？珂丁諾夫對繆侖匆忙地說。

「你說什麼，先生？算了吧。噓，我們又不是猶太人。怎末，你在侮辱我們吧，先生，我們應該慚愧，先生。我和我的仁慈的女人冒犯了你嗎？」

「可是這的確奇怪，我的好先生。怎末，他先生向你取回房間，你不覺得你的拒絕是在侮辱他嗎？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插嘴說，以爲他的責任是示知繆侖他的行爲的奇妙和無禮。

「可是，聽我說，先生！你是什麼意思，先生？我們什麼事惹了你的不高

與？咳，你們盡了我們最大的能力，我們已經做到了極端，你聽我說！算了吧，先生，算了吧，先生。基督已經憐憫你了！怎末，我們不是基督徒抑或什麼？你可以住，你可以跟我們一同吃我們的粗陋糧食，而且受我們歡迎；你可以睡在那裏——我們對這些事並沒有說什麼話，我們不會說一句話，可是妖魔却引誘了你。我是一個痛苦的人，我的妻子也痛苦——一個人該做什麼？沒有人服侍你，否則，我們將快樂，從心底快樂。夫人跟我將怎樣為你祝福，怎樣為你祈禱。」

繆侖彎下腰鞠躬。淚水充溢了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的喜悅的雙眼。他熱情地望着珂丁諾夫。

「一個多末豪爽的性格，不是嗎！這真是在俄羅斯民族中才發現的神聖的寬容。」

珂丁諾夫激昂地看着雅羅司拉夫·伊里奇。

他幾乎是從頭到脚地恐嚇他，詳細審察他。

「是的，不錯，先生，我們寬容地施惠，我們的確以禮相待，先生，」繆侖

辯護道，用一個衣袖遮住他的鬚鬚。「是的，不錯，我剛剛才想起；我們已像歡迎一個客人般接待你，先生，上帝要我們這樣！我們會的」，他向珂丁諾夫走近一步。「我對於這些事沒有怎樣，那些日子我沒有說什麼，完全沒有；可是罪惡是一個殘酷的陷阱，而我的妻子病了。嘎，如果不是爲了我的太太！這裏，如果我是獨自一個人，譬如說；我將多末歡喜於你的恩惠，我將怎樣的侍奉你，我沒有侍奉過你！如果不是您先生，我們還應當尊敬誰？我曾醫治了你的病，我懂得這種技術……你應該還是我們的客人，依我說你應該，那是我們一句重要的話……」

「對了，真的有這樣一種技術嗎？」雅羅斯拉夫·伊里奇說……突然又中止了。

珂丁諾夫認爲剛才雅羅斯拉夫·伊里奇是不公平的，他用激動的驚愕的眼睛將他上下打量。

當然，他是一個非常忠實的高尚的人，可是現在他明白一切，那得承認他現

在所處的是一個異常困難的地位。他想用大笑來發洩一下！如果他曾單獨跟珂丁諾夫在一起——兩個這樣的朋友——，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當然，必定會毫不約束地盡情發洩他的欣樂。無論如何，他會溫雅地這樣做，他曾在大笑之後熱情地緊握他的手，會爽直地正當地向他說明對他有雙倍的尊敬，他會寬容一切的事件……同時，自然，不會調查他少年時代。可是似乎是，由於他慣常感覺的灵敏，他似乎處在一個最困難的地位而差不多不知道應該給自己做些什麼……

「藝術，那是煎熬出來的」，繆侖說。在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粗笨的呼喊中，一陣寒慄掠過了她的臉孔。「我應該說什麼，先生，在我農夫的愚昧裏」他繼續說，再向前走進一步，「你已經讀過太多的書，先生，正如俄羅斯的人在農人當中所說的，『機智勝於學問』。……」

「夠了，」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嚴厲地說。

「我要去了，」珂丁諾夫。「我感謝你，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我會來，我一定再來看你」，他回答着那不能再挽留他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的過度的禮

說。「再會，再會。」

「再會，先生，再會，先生。別忘記我們，來看我們，可憐的罪人。」

珂丁諾夫不再聽見什麼——他像瘋了的人般走出去。他不能再支持了，他感到紊亂，他的心已經麻木，他只模糊地感覺自己已被疾病壓倒了，可是冷酷的絕望統治了他的心靈，他只意識到一種漠然的苦痛正在搗壓磨擦和噬咬他的胸膛，那時他渴望着死。他的兩條腿已經沒了氣力，他只得坐在牆邊，并不注意過往的行人，也沒有注意那些向他圍了過來的羣衆，不注意很多問題，也不注意那好奇的呼喊。但是，忽然，在嘈鬧的人聲中他聽到繆命的聲音在他頭上面說話。珂丁諾夫抬起頭來。那老人的確正站在他的面前，他蒼白的臉是沉思似的而且很有威儀，跟剛才在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的家裏扮演粗野的滑稽劇的他完全是另一個人。珂丁諾夫站了起來。繆命挽着他的臂，帶他走出了人羣。「你要去取你的行李吧，」他說斜眼望着珂丁諾夫。「不要悲傷，先生，繆命叫。」你是年青的，爲什麼要悲哀呢？……」

珂丁諾夫沒有回答。

「你氣惱了嗎，先生？……我相信你現在是非常憤怒的……可是沒有理由；每一個人都會看他自己的貨物！」

「我不知道你」，珂丁諾夫說；「我不需要知道你的秘密。然而她……她……」他叫了出來，淚水像小河般從他的眼裏流出。風一陣陣地從他的頰邊吹着牠們……珂丁諾夫用手揩着；他的態度，他的眼睛和他的發藍色的嘴唇的不經意的動作，看起來，好像他已瘋了。

「我已經都告訴了你，」繆侖說，皺着他的眉，「她是癡狂的！什麼使她癡狂？……你爲什麼需要知道？可是對於我，雖然這樣，她仍是可愛的！我愛她超過我自己的生命，我不會將她捨割給任何人。現在你明白了嗎？」

在珂丁諾夫的雙眼裏有一陣火光的閃射。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我好像失掉了生命一樣？我的心爲什麼痛？爲什麼我會認識卡特琳娜？」

「爲什麼？」繆倫大笑了一陣便沉思起來。「爲什麼，我不了解爲什麼」，他最後着叫說。「一個女人的心并非像海一樣深；你可以設法知道的，但這事是奧妙的持續的，充滿了生氣！她所需要的她必定要馬上得到！你可以清楚地知道，先生。她要離開我而跟你走；她厭倦我這個老頭兒了，她已經過一切她能跟他共同生活的的事情。你帶給她的幻想，似乎是從最初起，雖然它沒有給你或者其他的人造成事實……我在任何事情裏沒有反對過她——如果她要鳥的乳，我一定給她拿鳥乳，我得創造一隻鳥，假如沒有這種鳥的話，她在安排她的欲望，雖然後來她自己不知道她的心已經瘋狂。這種瘋狂現在已變得比從前好多了！呀，先生！你很年輕，你的心仍舊像一個被棄的少女般熾熱，用她的袖子來擦乾她的眼淚！讓我告訴你，先生，一個懦弱的人是不能獨立的。給他一切的東西，他會由於自己的不行而將一切交還出來；讓他佔有世界上半的王國，這樣試驗之後你以爲怎樣？他必定將自己馬上藏在你的拖鞋裏——他會將自己弄得非常渺小。把自由交給一個懦弱的人——他會自己束縛起來，將自由交還給你。對於一顆

愚昧的心，自由是沒有用處的！一個人不能像這樣的生活下去。我只要告訴你這些，你是很年青的！你對我有什麼關係？你來了而又去了——你抑或另外的人都一樣。我從最先起知道這是同一的事；你不能反駁她，假如你要維持你的快樂，你不能說一句話反對她得罪她；只是，你知道 先生——繆侖繼續發揮他的意見——「正如人家說的，一切事情都會自然發生；一個人在憤怒時奪得一把刀，或者一個不帶利器的人用他空空的兩手將你像綿羊一樣摀住，用他的牙齒咬咬敵人的喉管；但是讓他們將刀放在你的手裏，而你的敵人裸露着胸膛站在你的面前——不要怕你，一定走回頭。」

他們進到院子了。韃靼人從遠處看見了繆侖，便對他脫去了帽子，而且狡滑地凝視着珂丁諾夫。

「你的母親在那兒？在家嗎？」繆侖提高聲音問他。

「在家。」

「告訴她幫這位先生搬東西，去吧，快跑去！」

他們一同上了樓梯。那樣子很像守門人的母親的老女僕正在搬動着他們的房行李，而且悻悻地將那些行李細成一大束。

「請等一等，我要給你拿來你的一些另外的東西；那是留在那裏的……」繆侖走進他的房間。一分鐘之後他轉了出來，遞給珂丁諾夫一個美麗的墊子，上面有用絲絨刺成的綉花，裝着繡緣，是當他病時卡特琳娜給他墊在頭部下面的。

「她送這個給你，」繆侖說。「那末，現在去尋你的快樂并祝你的運氣好吧；記着，現在，不要再記念那些事情，」他用着父親似的口吻說，降低着自己的聲音，「否則，災禍會因此而來的。」

顯然地，他不願意觸怒他的房客，可是當他投給他最後的一瞥時，一閃強烈的怨恨不知不覺地從他的面部顯露出來。幾乎是厭惡地，他在珂丁諾夫的身後關了房門。

兩個鐘頭之內，珂丁諾夫已搬進那個德國人司克皮士的房子了。當婷婷看見

他時很是驚詫。她馬上問候他的健康，當她知道自已錯誤後，馬上極力安慰他。

那老德國人欣喜地告訴他的房客剛才怎樣下樓去在大門上貼上一張招租的廣告，因為珂丁諾夫預先付的租金已經滿期，就在那一天，所有的租金剛剛完。這老人沒有失掉推荐的好機會，用一種迂迴的方法，這是德國人的精細和忠實。那一天，珂丁諾夫又病了，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個月。

漸漸地，他的身體好了起來而且開始出外走動。在德國人家裏的每日的生活是安謐的而且單調的。老人沒有什麼別的性格：美麗的提琴，在合理行動範圍以內，是有可能渴求的東西。可是對於珂丁諾夫，生活似乎永遠失掉了光彩！他變成多夢的而且易受刺激的人；他的易感動形成一個病態的樣式，而他便不自覺地陷入沉悶的憤怒的憂鬱病裏。他的書本有幾個星期完全沒有翻開過。未來爲他而關閉了，他的錢已快要用盡，他放棄了一切的努力，他甚至不敢想一想將來。有時他對於科學的舊時的狂熱的熱心，他過去的熱情，他從前對於自己的創造的幻想栩栩欲生地從過去復活，然而，它們只不過是壓迫而且窒息他心靈的活力罷。

了。他的心會不再工作，他的創造能力停滯了。好像所有這些空幻的想像都長大成巨人，在他的意像裏故意嘲弄它們的創造者懦弱。在憂鬱的時候，他忍不住將自己 and 那魔術家的門徒比較，那門徒偷偷學會了他主人魔語，吩咐掃帚給他帶來了水，而窒息自己拚命地飲，好像已經忘記了怎樣說一聲「停止」。可能一個完整的、新穎的、超然的觀念真正地在他的內心生存。也許他早已被注定為一個科學專家。在過去，他至少這樣相信自己的。真正的信仰便是前途的保證。可是現在，他有時竟好笑自己盲目的篤信，而——而自己並沒有向前走上一大步。

六個月以前，他辛勤地工作，在紙上他擬定和寫下了一個工作的草案，依照那草案（他現在還很年輕），在創造能力消失了的時分他已經建築了一個最堅固的願望。關於教堂的歷史和他的最熱情最誠虔的信仰應該使它們自己表現出來，這是他的工作之一。現在他閱讀那個計劃，改動裏面的字句，雖然這計劃已是過去，他還閱讀它，仔細尋覓，最後他廢除了這個計劃而並沒有重訂新的。可是——一些近似神祕主義近似定命論的觀念，一個神祕中的信念開始在他的心中找尋出

路。這可憐的不幸的人意識到了自己的災難而懇求上帝寬赦他。德國人的女僕，一個虔誠的俄國的老女人，常常有趣地描述她的溫和的房客怎樣祈禱，和他怎樣伏着幾個鐘頭，似乎暈倒在教堂的鋪道上……

他從不對任何人說及他曾發生過什麼事。可是有時，特別是當教堂的鐘聲給他帶回了那個永不能磨滅的時辰：當他的心第一次懷着新的情緒而疼痛和顫動。當他在教堂裏跪在她的身邊，忘了一切，除了她的羞怯的心的跳動沒有聽見什麼。當他舍着狂喜的淚水垂涎着那新奇的輝煌的從他的孤寂生活中躍跳出的希望的時候——於是，一陣暴風雨在他那永遠創造的靈魂裏突襲擊了，他的靈魂發抖，愛情的苦痛又猛烈的火在他的胸膛裏面燃燒，於是，他的心帶着憂傷和熱情而疼痛，他的愛情似乎是跟着悲哀而增長。忘記了自己和日常的生活，忘記了世界的一切事情，他常常會連續幾小時坐在同一個地方，孤單的，憂鬱的，他會絕望地搖頭，落下無聲的酸淚，會自言自語——

「卡特琳娜，我的珍貴的鴿子，我唯一戀愛的妹妹！」

一個隱秘的念頭開始越來越厲害地磨折他，它越來越生活地跟隨他，每天在他面前更真實具體地現了形。他幻想——後來他相信這是真的——他想像卡特琳……理智是清醒的，可是繆侖把她叫做『一顆柔弱的心』也很對。他想像那種將她縛交給老人的神秘和奧妙，而卡特琳娜，雖然像鴿子一樣純潔和清白無罪，已經走進他的掌握中了。他們是說？他不知道，可是他有一個廣漠的，壓制對待一個可憐的無力抵抗的人的暴虐的堅定的幻想，同時，他的心在懦弱的憤激中忿怒和顫抖。他幻想在她的突然醒覺的靈魂的眼睛面前，它恥辱的觀念已被狡猾地呈現，而這顆可憐的懦弱的心已經被狡猾地拷問，真理在她看來是歪扭的彎曲的，有意地，必要時她會被欺騙，她煩亂的熱情的心的無經驗的意向已被聰明地阿諛，而漸漸的，這個自由的靈魂已被剪短了翼，直至它最後不可能生存或者不能向自由的生命有一下自由的移動……

漸漸地，珂丁諾夫越更變得不喜歡交際，平心而論，他的德國房東并不阻止他這種趨勢。

他高興無目的地在街上徘徊散步。他願意黎明時刻的來臨，而選擇那遙遠的冷落僻靜的地方踱步。一個多雨的陰沈的春天的黃昏，在一條他所喜歡的僻靜的小巷裏，他遇到了雅羅斯拉夫·伊里奇。

顯然地，雅羅斯拉夫·伊里奇已經比前削瘦了。他友情的目光看來較爲遲鈍，他的樣子非常沮喪。他在一些極端急逼的商業上正加速地潰倒，他渾身濕透而且泥濘，一整個黃昏，一滴雨水都很奇怪地拉在他適當高大的而現在是藍色的鼻上。此外，他還長了鬍鬚。

這些鬍鬚和雅羅斯拉夫·伊里奇用那種似乎要避免和一個老朋友相遇的神氣來望着珂丁諾夫的事實差不多使珂丁諾夫驚跳起來。奇怪地，這甚至損傷了他那直到現在仍舊感到不需要同情的心。他正經得多了，其實，他仍照前一樣——簡單，善良，坦白；客觀地說，稍爲愚鈍，但沒有一切的虛飾。當一個我們曾經一度喜歡的愚笨的人恰巧爲了他的笨而突然變得聰明起來，那是令人不快的；那無疑地是令人厭惡的。然而，他用來觀察珂丁諾夫的這種懷疑很快便消除了。

雖然已經醒悟，但他仍保持從前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知道，隨着一個人到絕路，甚至現在他還渴想戰勝珂丁諾夫的矜持。最初他覺得他很忙碌，隨後他感到他們彼此很久沒有見面；可是忽然間他們的談話轉到一個奇異的方向去。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開始談到普通人類的笑騙。談到這個世界中的幸福的短暫，談到浮華的虛榮的空想；他甚至有偏見地對普式庚作了一個過去的諷刺，而且帶着憤世嫉俗的語氣來詢問到他的幾個知友，在結語裏，甚至暗示出那些所謂朋友們的奸詐和叛逆，雖然社會上並沒有這種事情，因為真正的友情是絕不會發生這類事的；總之，一句話，雅羅司拉夫·伊里奇已經變得聰明了。

珂丁諾夫不反駁他，可是他感到不可言喻的悲哀，似乎他已經埋葬了他最好的朋友。

「唉叫！幻想，我已忘記告訴你」，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突然叫了起來，好像他在追憶着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有一段新聞！我要當作一個秘密的告訴你。你還記得以前你賃租的那所房子嗎？」

珂丁諾夫驚跳起來，面色即時變白。

「咳，真是奇妙，剛剛不久以前，一大羣盜賊在那間屋子裏被發現了，那就是，你會不會相信，是一大隊有組織的盜匪，走私者，形形式式的強盜，天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有些已經被逮捕，而有些還在搜尋中，官方已經發出最嚴厲的通緝令。噯你會相信吧！你記得那所房子的主人，那個虔誠的可敬的樣子很有身分的老人嗎？」

「呃！」

「你以為人類是怎樣的？他是他們這一羣人中的首腦，是他們的領袖。這不是很荒謬離奇嗎？」

雅羅司拉夫·伊里奇感動地說，用一個例子判斷了整個人類，因為他不能再有其他表示，這是他的性格。

「他們呢？繆侖呢？」珂丁諾夫低低地問。

「呀！繆侖，繆侖！不，他是一個高貴的老人，十分可敬可佩……可是，所

諒我，你投了一個新的視線……」

「怎末？他也在這一羣人裏面嗎？」

珂丁諾夫的心被暴躁弄得險些要爆炸了。

「無論如何，如你所說的……」雅羅司拉夫·伊里奇答道，白鐵般的眼睛視着珂丁諾夫——一個他在回想的表示——「繆侖不會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三個星期以前他還跟他的妻子一塊返他們自己的家鄉……我是從守門人那裏知道的，你還記得那個矮小的韃靼人？」

陀思退夫斯集選

女房東

(全譯本)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定價國幣六元五角正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叔

發行人 陸

發行所

文光書局

夢

夜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版(滬)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

法務部調查局



033544

國家圖書館



004636919